

泉之港——作家眼中的泉港

泉之港——作家眼中的泉港

Quan Zhi Gang—Zuo Jia Yan Zhong De Quan Gang

中共泉港区委宣传部 编



中共泉港区委宣传部 编

编印单位：中共泉港区委宣传部
批准单位：泉州市新闻出版局
发送对象：本系统本单位
承印单位：泉州智睿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时间：2020年11月
印刷数量：3000册





谨以此书献给泉港建区二十周年



泉之港——作家眼中的泉港

中共泉港区委宣传部 编

编委会

主 编：刘 刚
副主编：傅国强 李美美
编 委：陈华发 吴勇斌 郭淑明 钟 鸣
戴清秀 陈小燕 叶逸如 刘惠英

序一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我离开故乡已六十余载，在这六十多个春秋中切切怀念着千里之外的家乡——泉港。

泉港区位于泉州市最北部，依山傍海，自新石器时代人类首次踏足泉港这片热土以来，古越文化、中原文化、闽南文化、莆仙文化、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在这片热土兼容并蓄、相映成趣，早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泉港人文。这里人杰地灵，它曾孕育过多位圣贤伟哲、英才俊杰。泉港先贤们所创造的勋业曾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宏论精学已收录于各种典籍；他们的文才武略，或彪炳千秋、或祀奉庙堂。这些都记忆着古港绿洲的人文高度，为泉港文化添辉增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泉港更是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而今，这个曾被孙中山先生点赞的“不冻不淤”的千年良港明珠，经一代又一代泉港人的努力，在湄洲湾南岸焕发着时代的璀璨光芒。自2000年建区以来，在新时代新思想的感召下，历经二十载的迅猛发展，绿色泉港、幸福泉港的宏伟蓝图已在实现。泉港区已成长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科技创新百强区、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海港文化之乡、中国海盐文化之乡、中国水密隔舱福船文化之

乡、中国北管音乐文化之乡等。一个个美誉让每一个泉港人深切感受到家乡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项事业不可估量的发展势头，泉港人民的幸福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2020年是泉港建区20周年。值此，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精心策划集结了31位作家的妙作佳篇汇编成书。书中的作品不仅富有趣味，而且饱含着独具特色的泉港情怀，或清新质朴，或诗情画意，或慷慨激昂，或含蓄幽默。作家们以其丰富的感受，多姿多彩地展示泉港20载的辉煌灿烂。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烙有鲜明的新时代印记，记载了家乡泉港发展的不平凡历程。这本书既是一次泉港印象的集成，更是各位作家们热爱泉港、点赞泉港的情感体验，为各方读者深入了解泉港打开了一扇窗。读者们正好可以藉此认识、了解泉港，感受泉港文化的魅力，传承泉港的人文精神。

看着书稿，我在母校泉港二中（原惠安二中）求学的艰难历程不禁浮现在眼前，一时思绪万端。上世纪五十年代，破旧的锦山宫是我们唯一的教室，暗弱的煤油灯是我们唯一的照明，田埂空地是我们晨练的操场。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们孜孜不倦地勤奋读书，朗朗的读书声萦绕校园。同学们正是在这艰难环境中不断进取，建立了今生思想、品行、情操和理想的雏形，打下了现在事业的基础。时光流转，如今的泉港二中旧貌换新颜，拥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设施先进的科技楼，以及舒适清洁的宿舍楼。泉港二中已成为一所现代名校，继续为家乡、为祖国的发展培养栋梁之才。

此次受邀作序，我深感欣慰与荣幸，也希望各位读者朋友们能在作家精彩文笔的引领下，读出一些对泉港的感悟。大家可以一同走

进玉笏朝天、海丝福船，走进锦绣湖光、植物园林，走进码头集群、峰尾古城，走进黄素石楼、海商聚落，走进泉港的大街小巷，去聆听北管“声声慢”，去感受泉港新气象和泉港人的梦想，去品味泉港文化的精彩，去领会本书作者们的写作目的和汇编此书的宗旨。

黄荣辉

2020年11月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序二

泉港者，新邑也，却是我的故乡。我的这个新邑故乡，是一处比较独特的地方。一是山陬海澨，田地硗确，常年以番薯、大麦糊为食，遇到年景不好，连囫圇的番薯都吃不上，只能吃些过滤了淀粉之后的番薯渣。二是地处泉州、兴化二府的交界，乡民所操的方言不南不北，不便与外地之人引为知音。因此之故，明清以来原属的惠安县士人撰修《惠安县志》，对于我的这块新邑故乡之地的情景，大多一略而过，难于详细叙述。借用现在时髦的话语，多少有些类似于“被遗忘的角落”。

我的新邑故乡虽然有些独特，但是小时候家乡父老们给我讲的两个故事，却让我始终不能忘怀。其一，说有一位家乡的前贤，年少之时难免顽皮好玩，读书不专心，还要老师传授他读书为学走捷径的秘诀。老师拿来100根毛笔，对他说你只要把这100根毛笔全都写秃了，你的读书为学自然成功了。这位前贤相信老师的话，果真把这100根毛笔全都写秃，凭着自己的勤奋执着，竟然成了很有学问并且令人尊敬的人物。其二是离我家更近的沙格村，据说以前有一个小孩，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含辛茹苦，供他在邻村的学塾中读书。小孩每天夜晚读书归来，母亲在村口凝望，发现总有一盏红灯在前引路。一天忽然不见，母亲严加责问，原来是当天小孩受学塾邻居

之托，帮忙写了一纸休书。母亲责令其明日索回，果然从第二天开始，夜晚引路的红灯再度出现。这个故事从今天看来，似乎很是陈旧迂腐，但是在我们家乡祖祖辈辈的社会认知中，这就是对于道德的坚守。

正是这种勤奋执着的人生态度和对于道德的坚守，使得我的新邑故乡，也成了诗人的沃土。虽然说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压抑了故乡先辈许多人的读书才华，为官出仕的历代乡人相当有限。但是在这有限的出仕乡人中，充满着诗人的情怀。

泊乎不惑，我才知道那位写秃100根毛笔的前贤原来是元代的大诗人卢琦。史称“元诗三十大家选，（卢琦）公诗澹远，意境绝高，出三十大家上，盖韦、孟之诗也。”前贤卢琦虽然文名满天下，又入仕食禄，但是我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诗人对于家乡的眷念与对民间疾苦的关怀：

懒听江城奏鼓笳，却从村坞问桑麻。

临风亭馆非人境，近海云林是我家。

山径草肥嘶瘦马，石矶水浅动轻槎。

山间犹自忧民瘼，日暮回头看稻花。

而那位废休书的前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蓼臣王忠孝。面对清军南下、明朝灭亡，王忠孝毅然毁家纾难，追随郑成功移居台湾岛内，誓不屈服于清王朝的逼迫利诱，“纲常千古事，临老敢遗忘！”践行了对于道德的坚守。晚年他在自己心爱的砚台上刻铭，以石砚的坚贞自励：“墨池喷花，烟主云逐。柔不伤滑，刚不病涩。维砚之德，温其如玉。挥毫纵横，维砚是若。坚贞不渝，铭以自勗。”他在《岛上除夕》抒怀明志：

遍地胡骑未肯休，依栖荒岛叹浪游。
千层波浪映渔火，满目风霜冷貂裘。
义不帝秦谁远蹈，心甘望汉岂同仇。
岁除莫溯从前事，新唱明朝复旦筹。

明代的另一位乡贤诗人李恺，则以高洁清廉而为后人所敬仰。李恺在明代中期担任过广东番禺地方官，一度负责海舶的征税事务。此时正是东南沿海海上私人贸易刚刚兴盛之时，海舶的征税私例甚多，曾经担任此职的官员，大多满载而归。唯有吾乡前贤李恺，对于私例之银一概却而不收。海商为表彰他的清风高洁，修“却金亭”以纪念。诗人写道：

秋声肃飒满溪山，秋思肃疏客梦间。
却贡和蕃南海岛（暹罗为建却金亭，按：原注），上书降莫镇门关。

申椒馥郁夸灵珮，篱菊英华驻老颜。
叹息思君伤岁暮，春心摇落鬓毛斑。

家乡的前贤诗人们，以勤奋执着的生活态度、清廉高洁的人格形象、坚贞不屈的道德坚守，为家乡的后人树立了文化的标杆。而这种文化标杆的印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深地化入到家乡世代民众的心田之中。

现在，作为新邑的泉港区，已经成立二十周年，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崭新变化。昔日的硗确之地、廉让之乡，如今已是物阜民丰之区；往时的诗人沃土，如今更是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诚足以承受“文则扬葩吐藻，几埒三吴，无事不令人畏也”之誉。

中共泉港区委宣传部、泉港区文联值此泉港建区二十周年之际，

编纂《泉之港——作家眼中的泉港》一书。区作协主席陈华发先生嘱我为序，我本不文，不敢班门弄斧、贸然为序，然一感家乡后起硕彦秉承前贤有成，二感家乡的勃勃生机，有赖于众硕彦的妙笔生花，精彩纷呈于世，故敢拉杂成篇如上，谨此致谢于所有献身新邑故乡建设的父老乡亲，以及撰写此书的硕彦英才们！

陳友平
2020年11月

（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其主编的《台湾文献汇刊》曾作为国礼赠给耶鲁大学）

目 录

001 黄荣辉 · 序一

004 陈支平 · 序二

010 哈 雷 · 人生，相遇在锦绣湖畔

014 林秀美 · 叩访天湖烟墩

017 戴冠青 · 锦瑟悠悠思永年

024 施晓宇 · 凤翔颐寿歌

028 潇 琴 · 泉港植种的愿景

033 蔡芳本 · 风涛翻看百年身

046 蔡飞跃 · 追寻港口的方向

052 林轩鹤 · 福满塘头

056 夏 炜 · 天竺尚学园

059 陈金长 · 龙马溪畔情思

065 陈敬成 · 有乡愁，才幸福

070 陈伯强 · 淡出历史视野的“峰尾娘子”标签

075 连景彬 · 春水垂钓入梦来

079 陈伟泉 · 这里的春天爱赶早

083 刘宗利 · 百年潮涌冀图强 廿载踔厉奋芳华

087 陈祥莺 · 心路

090 庄毅滨 · 此番远行又重了归途

092 郑其明 · 湄洲湾畔蓝天作证

101 林明辉 · 废墟中的祖厅

105 郭小强 · 泉港的公园

109 郭淑明 · 感受着你的荣光

113 陈振峰 · 我的城市梦

117 朱建忠 · 风华正茂20年

121 戴清秀 · 泉港印象

123 陈小燕 · 行进，向着远方

129 王树虹 · 新桃源

134 陈玉霞 · 泉港颜色

140 庄俊娥 · 沿着记忆的小道

145 王丽永 · 蜕变中的泉港

148 陈光日 · 建区廿年赋

151 陈华发 · 惠风拂过屿乐园

155 后记

人生，相遇在锦绣湖畔

/ 哈 雷

如果你想这一生坐在一幅画里
 用一扇窗牖作成画框
 湖面铺开调色板
 搽上白云和蓝天的底色
 洒上太阳的金粉
 ——自然变幻出晨昏不同的魅影
 如果你想和美好的事物并肩走在一起
 沾着露水，和每一朵花亲近
 随风起舞，可以轻柔，也可以狂野
 还可以跟着每一只飞鸟
 自由的脚步，弹出完美的弧线
 如果你想和夜晚一起走进天上的市街
 邀约仙人提着星光和月色
 相会湖畔，请月宫里的美女一同起舞
 也能将手里一把灯火与北管乐音
 和你晶莹的笑意，一同撒向天穹
 抒写一段，天上人间的爱情

我这一切大胆的梦想
 完全来源于这一片年轻的湖水

风拨动草木，安抚着身体里深藏的绿意
 一株夏荷，披着春天的斗篷
 安抚着休闲的心，一点点挪向安稳和宁静
 胸中总栖着一只白鹭的意象
 拍着精灵的翅膀，给诗歌添加灵感
 有时我还会见到几只，不知是鸭子还是
 天鹅，它们每天梳理羽毛，端正容颜
 在湖水深处显得额外优雅
 而水以足够的清澈
 领养了一群群自由的翔鱼——
 万物在欢爱中歌吟，新生的“宝葫芦”
 也哼起和童话一样古老的歌谣
 有人说，泉港是一个强壮的男儿
 他爱上了锦绣公园
 便在她的妆台上放上一块定情的翡翠

人生，相遇在锦绣湖畔，是件幸事
 无需太多表白，自有诗意在怀
 你来，我借微风而至，靠近你的芬香
 你呼吸，我牵一缕大海的潮汐，敞开你的胸襟
 你心跳，我踏着节拍，与音乐喷泉齐舞
 你寂寞，我会像躲进草丛的蟋蟀，与你倾心交谈
 你明亮，我借助你的眼波，走成远方的自己
 你忧伤，我在拱桥上，为你钓来一桶湖光山色
 你深沉，我筑主题雕像和入口卧碑与你默默相伴
 你悠闲，我牵着黄昏绕行在湖畔步道上

你慈爱，我在亲水平台，掬起稚童一串串笑声
你祈祷，昔日的盐碱地，变身为泉港人的锦绣园
你踏水而歌，从广场舞蹈成了灯光秀和水琵琶……

这里的园景，让我迷幻，别以为她只是绘写一幅
锦绣文章。她还是爱的怀抱，是泉港人
彼此的故乡——这里生长鸢尾花，披垂依依
柳条，黄鹂变换着枝头和声调
有时这一湖的水却能抱紧思乡的情
一缕悠扬的乐曲
带出一段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传奇
——270亩地，历时四年开发
港湖姻亲，产城联动
是谁开启一座城的体香，如花团锦簇
一瓣瓣竞放出时代的光泽
每天的太阳，降临到这里，就像是一尊菩萨
释放着吉祥幸福的佛光
而泉港的建设者，那个握着画笔的人
一定有着一颗玲珑锦绣的心
才能领悟一束光的神性
探照出人间的锦绣瑶池

哈雷，原名蒋庆丰，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文联委员，中文书刊网总编辑、
编审。曾创办《东南快报》《海峡诗人》杂志，出版《零点过后》《纯粹阅读》
《都市彩色风》等十多部文学专著，主编“福建桂冠诗人丛书”“映像”系列丛
书数十部，荣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茉莉花文学奖等奖项。



《锦绣湖风光》施惠清 摄

叩访天湖烟墩（组诗）

/ 林秀美

天湖之石

千年的阳光打在千年的石头上
不再是石头 它体内奔腾着千年沉默
千年的春夏秋冬
隐藏多年的遗忘和呐喊

谁的笔掠过天湖
烽火台 古城墙 古藤 巨石
谁的手 独自抚摸 它身体上的绿
抚摸到千年的日月星辰
让人想起一些英雄 忘掉一些伤痛
期许明日的花木山河

天湖秩序

村庄居于山下

古寺隐于山腹
烽火台
占据山顶 最醒目的位置
最高的树长在山坳 最矮的草伏于山顶
贯穿的橙黄栈道 沿途
布满不知名的鲜花
伫立不知名的石头

作为一名来访者 我尚不能遵从
其中的任何一种秩序
我还有一颗幼稚的心 等待穿越 腾飞
等待被引领 被伤害 被重塑
有时 我在山脚仰望
那些秩序的定点 最高的法则
就像烽火台 总让人心生敬畏
有时 我会站在暮色降临的山顶 俯瞰
那些闪烁的人间灯火和行走的身影
总让人无端涌出 泪水

天湖一梦

与一方山水相遇 需心怀感恩
与一方山水道别 要独自静默
要把一座烟墩藏进心中

要守护一座山的隐秘
要恪守一种天湖般的信仰

与天湖岩挥手时 我还会一别三回望
看它一村金黄
看它一路浓墨一路重彩
看它一梦成真

林秀美，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文协会员，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诗歌、歌词散见《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内外数十家报刊，曾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一等奖，诗刊社、中国文化报社征文二、三等奖等，收入多种年度选本，出版诗集《水上玫瑰》《想像》《河流是你》；曾被评为三明市“十大杰出女性”。

锦瑟悠悠思永年

/ 戴冠青

有一种丝弦，不管潮起潮落，它都会萦绕在海峡两岸，让人共鸣；有一脉乡情，无论天涯海角，它都能穿越彼此心胸，令人落泪。它是泉港北管那悠扬动人的乐曲，在宝岛上空悠悠回荡；它是泉港乡亲那穿透时空的情缘，在海峡两岸漫漫绵延。

北管是泉港的一绝。早就听说北管音乐极其美妙动听，可是一直无缘一闻。那天在泉港采风，终于如愿聆听到了神往已久的北管演奏，尽管只是短短几支乐曲，其隽永的丝竹魅力已足以使我沉迷日久。

端坐台下，只见手执各种乐器的北管演奏艺人错落有致坐满舞台，顿时肃然起敬，屏息静气，侧耳聆听。静寂间，宛若一声仙乐自天外缓缓飞来，接着笙、箫、三弦、二胡、月琴、双清、扬琴、提弦等丝竹乐音似天籁般悠扬入耳，随之钹、锣、板鼓、小堂鼓、板、木鱼等打击乐声抑扬顿挫在舞台上下回响。整场演奏时而婉转柔丽，如江南水墨徐徐展开，让人赏心悦目；时而清亮明快，似青绿山水扑面而来，让人气爽神清。真的是美轮美奂妙不可言啊！不知什么时候，演奏戛然而止，可是一众听者仿佛没有感觉，仍沉浸在余音袅袅的音乐情境中如痴如醉意犹未尽。

杜甫《赠花卿》诗云：“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一直在想，他说的是不是就是这北管音乐啊？

因为太喜欢了，就去查它的来历，原来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于泉港等地的丝竹音乐，与“南管”（南音）并称“南弦北管”。它与南音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它们都是以丝竹箫弦为主要演奏乐器的“弦管”音乐；不同的是，南音有“中国音乐活化石”之称，是自汉晋唐宋以来中原移民带入泉州等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的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古音乐，而北管则是一种外来的近代江淮音乐。相传清朝光绪年间，泉港盐商刘永赖在江淮一带贩盐途中向当地艺人学习民间音乐后，又把这种民间音乐带到了泉港，从此在泉港广为流传，并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泉港一带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族音乐。

潮涨潮落，斗转星移。在长期的演绎发展中，北管与周边的南曲、高甲、芗剧、莆仙戏等音乐融合渗透，并受闽南、莆仙交汇语系的影响，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有别于发源地的新乐种。其音乐风格既保有江淮一带民歌的明朗幽雅，又融入闽南、莆仙音乐的柔婉秀丽，内涵丰富，音调悦耳，旋律优美动人，有“天子传音”的美誉。如今，北管音乐已入选首批国家非遗名录，泉港也由此获得了“中国北管音乐文化之乡”的荣誉称号。

当然，这样美妙的音乐并非泉港独有，有人发现，台湾乃至东南亚的“广东会馆”“福建会馆”里均设有北管乐社，泉港北管与台湾中部的北管、日本琉球乐、东南亚北管同属一个乐种，都是有别于闽南语系音乐的北方民间音乐、戏曲（含北管戏、牌子、幼曲、弦谱四类）的总称。如果说，南音是中原移民南迁带入泉州，再由赴台开拓发展的泉州人传入台湾的；北管入台的渠道则比较曲折，

它是一波又一波闽南等地移民越洋跨海陆续传到台湾的，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其部将就从江淮带过来了，至今已有数百年，在清朝嘉庆年间曾经非常盛行。

有专家还认为，早在明朝初期，就有泉港先民陆续往来台湾，进行捕鱼、贸易、避风、拓垦，而后逐渐落地定居繁衍，或以同宗姓、同乡亲聚居，形成许多同源、同根、同宗村落。这些先民，带来的不只有“头北话”（泉港后龙镇、南埔镇、峰尾镇方言），还有后来传到泉港的北管，在北管的弦乐中，回荡着浓浓的乡音，随着四处播迁而代代传承。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又演化、衍生出其它的戏种和技艺，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同出一源同承一脉的。

在第二届海峡传统文化北管研讨会上，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吕锤宽教授不仅肯定了二者的同源同属，还介绍了二者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差异：台湾的北管有4大类，包括牌子（鼓吹乐）、戏曲、谱（丝竹乐）、细曲（艺术歌曲）。而泉港的北管，主要为细曲和谱。泉港的曲为小曲，台湾的曲比较大套，表演时间更长，乐器则大同小异。目前，台湾的北管主要盛行于其北部、中部和东北部，大多为民间北管音乐社团在庙会、神明诞辰时进行表演。

是的，泉港北管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两岸民众正是通过其相通的音乐符号演绎了共同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情感，并通过民间娱乐的方式传达了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正如苏轼寄子由诗所言，“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实，见证泉港与台湾民众手足情缘的除了北管，还有海峡两岸那么多的“同名村”！去过两地的人都知道，泉港有个后龙镇，台湾苗栗县也有一个后龙镇；泉港有个南埔村，台湾台中市也有一个

南埔里。台湾的台北、台南、高雄、新北、台中、彰化、屏东、新竹、宜兰、云林等地还有“泉州村”“泉州厝”“泉州寮”“泉州社”“泉州里”“泉州街”“刺桐乡”；此外，还有“惠安里”“永春里”“晋江里”“南安村”“安溪里”“德化里”等以泉州府辖各县来命名的村落遍布台湾各个乡镇。可以说，两地的同名村、同名乡几乎是数不胜数，据《台湾府志》文献统计，海峡两岸有故乡同名村庄九十一个，其中，台湾用福建祖籍地来命名的同名村庄达到了五十一个！

这种同名（同宗）村的现象形象地记录了闽南先民越洋过海开拓进取的艰辛创业史，也生动地昭示了海峡两岸闽南与台湾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

我能想象得出，千百年来，因战乱灾害而南迁的中原移民使闽地人口激增，土地短缺，生活极度贫困的闽地先民只得漂洋过海，向海峡对岸那个渺渺茫茫的岛屿迁移，以寻出路，以解困厄。他们成群结队，拖家带口，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荒凉海岛。正如他们的祖先北南下蛮夷一样，在抵达海岸的那一刻，衣衫褴褛的移民们四顾茫茫，秋风衰草中家山已经遥不可及。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撸起袖子，胼手胝足，垦荒养殖，夯土垒墙，在海的这一边重新建造自己的生存家园。就这样，他们开疆拓土，发展壮大，也吸引了许多闽南乡亲千里迢迢投奔过来。花开花谢，春秋轮回，到了明清时期，大规模到台湾垦荒移民的闽南人已经成为台湾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改变了这个荒岛，发展了台湾经济，建设了现代城市，也让台湾成为闽南人心中两两瞻望互相牵挂的宝岛明珠。

然而，当我们反复吟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时，就已经知道，千百年来，这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恋乡情结早已根植在南迁中原移民的潜意识深处。尽管闽南先民已在异乡重建家园开枝散叶，但其恋乡情结仍然根深蒂固。为了密切族亲联系，铭记自己的摇篮血地和血脉之根，闽南先民们到台湾后，常常聚族而居，以自己在大陆祖籍地的地名、宗祠名和寺庙名，来命名在台湾的新聚居地，并沿用相同的堂号和传世辈字序列为民居和子孙命名。

郡望堂号，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历史产物，也是姓氏和家族发祥地的别称。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它对维护家庭、宗族、宗法和整个社会的平衡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在台湾，闽南先民在完成乡村聚落冠名的同时，也把祖籍地祖祠堂姓氏郡望堂号，原样搬到台湾的聚居地，如陈姓的“颍川堂”、林姓的“西河堂”、黄姓的“江夏堂”、蔡姓的“济阳堂”、刘姓的“彭城堂”、王姓的“太原堂”、李姓的“陇西堂”等等。台湾花莲县的枫树村与泉州南安码头镇的枫树村同名，正是枫树村的林姓宗亲到台湾花莲开基创业为聚居村落命名的结果，而且数百年来一直沿用林姓传世辈字序列：孝友昭世德，敦仁念乃祖，文礼笃吾宗，习业于书斋；并沿用“九牧传芳”这一相同的林姓堂号。此外，这些同名村的祖祠堂，也基本保持了祖籍地的建筑风格和祭祀空间布局，彰显了中华民族血缘关系的强大辐射力，也见证了闽台两地本是一家人的渊源所在。

于是我们知道，让子孙万代永世不忘自己的祖籍故里血脉之根，正是泉港先民出走台湾垦荒谋生而为他们族群聚居的苗栗县后龙镇、台中市南埔镇命名的用心所在。也因此，台湾的台南市有民族英雄郑成功以自己的故乡安海（古称安平）来冠名的安平区，嘉义

县有康熙年间迁居至此的吴、黄、蔡、柯等晋江东石先民命名的东石乡。正如泉港先民把北管音乐带到台湾一样，东石先民也把他们的民间信仰带到了嘉义，当地那座古老的嘉应庙，分明就是泉州东石始建于宋末的嘉应庙的仿制，庙中所供奉的地方神祇九龙三公，也是东石先民越洋跨海带过去的，如今已经成为嘉义东石乡亲的保护神，数百年来庇佑两岸的乡亲香火绵延不绝，繁荣发展。

“同根、同源、同名”，可以说，居住在“同名村”的台湾居民与闽南乡亲的亲缘联系真的是血浓于水源远流长啊！

我一直在想，当我行走在台湾的这些“泉州街”“后龙镇”“南埔村”时，一定会恍恍惚惚不知身居何处？一样的红砖古厝，一样的方言乡音，一样的北管丝弦，如此亲切，又如此梦幻，不由不生出一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原来他乡是故乡”的沧桑感慨。

采访中还了解到，台湾苗栗等地四万多苗胞的祖籍地居然也是泉港！自2014年以来，苗栗县的泉港籍乡亲多次组团到泉港寻根谒祖，还带年轻人前来认祖归宗，参加祖籍地南埔镇南埔村的青龙庙开光庆典。苗栗乡亲还主动帮助寻找在台的其他乡亲，并认为苗栗县竹南镇新南里的崁顶朝阳宫所供奉的三府千岁，其祖源地就可能来自泉港前黄镇的风北村。泉港与台湾同宗村乡亲日渐密切的寻根对接活动，沟通了两岸骨肉亲情，推动了两岸和平发展，让两岸乡亲魂牵梦绕的念想变成族亲梦圆的现实，让两岸长达千年的相互瞻望化为温暖回归的欢笑！

数年前，泉港北管乐团一行赴台进行交流演出，其足迹踏遍了台北、新竹、台中、苗栗、彰化、嘉义、高雄、台南等地，为当地乡亲献演了一场场北管曲乐。台湾乡亲也踊跃参与，两岸乐手常常同台合奏。缕缕弦音，两岸共鸣，片片音符，海峡情深。在悠扬悦耳

亲切无比的丝竹声中，台下人山人海的台湾乡亲心都被融化了，一个个热泪盈眶，情不自禁轻声唱和。可以说，泉港北管这声声入耳心心相通的乡音乡调正是海峡两岸同胞沟通骨肉亲情的重要桥梁和维系民族情感的精神力量啊！难怪有泉港作家那么深情地写道：

“有一种乡音无论历怎样的潮起潮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曾湮灭，不曾消失，那就是北管”！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永年。哦，一弦乡音袅袅，一脉乡情悠悠，愿世代代萦绕回荡在海峡上空，温暖两岸同胞的心胸与情怀！

戴冠青，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高校教学名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福建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泉州市作协名誉主席。已出版小说集《梦幻咖啡屋》，散文集《泡茶时光》，论著《菩提树下》《想象的狂欢》《文艺美学构想论》等十余部，发表作品和论文数百万字。

凤翔颐寿歌

/ 施晓宇

甲：雄鸡高唱，
乙：旭日东升。
甲：我们来到长寿之乡，
乙：寿乡泉港有凤翔村。
甲：凤翔村有颐寿园，
乙：颐寿园有“古早味”。
甲：有凤来仪“古早味”，
乙：穰穰满家“古早味”。
甲：古早味是老味道，
乙：古早味是闽南味。
合：古早味是闽南人，
合：代代怀念的好味道。
合：好——味——道！

甲：古早味啊古早味，
乙：年年岁岁意相牵。
甲：古早味啊古早味，
乙：缕缕丝丝缘可系。
甲：古早味啊古早味，
乙：流传田头自然村。
甲：凤翔田头有寿面，

乙：寿面就是古早味。
甲：沿溪来到栖凤亭，
乙：风景如画乐陶陶。
合：凤翔村啊微景观，
合：园名颐寿诗意绕。
合：诗——意——绕！

甲：寿面制作要讲究，
乙：寿面制作有来由。
甲：先要加盐来和面，
乙：还要加碱来和面。
甲：更要加水来和面，
乙：一步一步和好面。
甲：和好面来揉成团，
乙：放入大盆等发酵。
甲：才能取出划成条。
乙：然后竹竿来串面，
合：绕成均匀八字型，
合：让面觉醒增柔韧。
合：增——柔——韧！

甲：两根竹竿有魔法，
乙：拉好面条盼骄阳。
甲：随风摇摆晒成干，
乙：成型剪裁一捆捆。
甲：雍正年间问世后，
乙：常入海外乡亲梦。

甲：细如发丝人惊叹，
乙：又白又松又爽口。
甲：满嘴都是古早味，
乙：根根饱含思乡情。
合：美名远扬传千里，
合：妇孺老幼都喜欢。
合：都——喜——欢！

甲：好寿面有凤来仪，
乙：微景观远近观赏。
甲：飞凤穿花路幽静，
乙：陶罐水景声叮咚。
甲：犁耕于田不忘本，
乙：凤凰于飞舞翩翩。
甲：丰收风车新向往，
乙：稻香满乡古早味。
甲：吃苦耐劳田头人，
乙：坚守诚信凤翔人。
合：“田头寿面没变色”，
合：千秋万代总关情。
合：总——关——情！

施晓宇，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阅读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十大文化名人”、一级作家。出版小说集《四鸡图》，散文集《洞开心门》《都市鸽哨》《思索的芦苇》《直立的行走》《走陕北》《桃李春风一杯酒》，杂文集《坊间人语》，优秀教材《大学文学写作》等14部。



《东岳庙北管》 庄国辉 摄

泉港植种的愿景

/ 潇 琴

(一)

翻飞如梦的蝴蝶为我引路——

我走进中国海港文化之乡、北管音乐文化之乡、水密隔舱福船文化之乡的泉港。

我惊喜，植种的愿景，已在一片充满新意的泉港大地上开花结果！

风，为泉港欢歌，土地之中，感念之上，万物生。

我的灵魂因你而穿越时空，借女娲之力打开盘古开天的洞门——一路走来！当我走进泉州最有特色的区域泉港，我怀揣着探索之心崇敬之情与一路风景擦肩而过。高楼万丈，道路宽广、绿树成荫，车水马龙，店面林立，公园鸟语花香，学校书声朗朗，戏院歌声悠扬……

我奔向旷野，拥抱蓝天，在金色的油菜花、稻浪、茶、盐、果香和渔歌里，见证了你化蛹为蝶。我知道，飞，需要翅膀，而舒展翅膀的颤动与艰辛，仿佛路过的记忆。

我走进时光隧道，走进起起伏伏的年年月月，我目睹了如梦如诗的肖厝港、炼油厂、旅游区、工业园、文化产业园……在超越唐代

的光芒里崛起，也目睹了风云变幻的丝路花雨，更目睹了花果飘香的每一片丰腴的土地，种植了科技与胜地，植种了粮食、果蔬、和水产，也植种了泉港继往开来深厚的人文历史。

我翻阅泉港空前绝后的功德簿，倾听诗人为你豪放的襟怀和心声。我在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艺术里，寻找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与泉港的故事……寻找无数先贤继往开来，而一张薄纸无法记载的无数英雄豪杰和养活了泉港大地千千万万土地的儿子的事迹。最终我顿悟，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当我走出时光隧道，此时，我如醍醐灌顶，我领略了泉港群贤毕至、群星璀璨，千古风流人物各领风骚的豪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霸气，更有劳动者辛勤耕耘，默默流汗的感动！

我更确信了，泉港的历史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埋在土里，每一株种植的粮食、水果和蔬菜，都是创造者再生的灵魂！

我更确信了，今日泉港人，出海的姿势，升帆的气魄，冲浪的胆量！

(二)

时光荏苒——

春风，在田野上旋转起舞。

是谁制定了山海真经？“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谁说这只是表达一种虔诚的愿景？这是乡亲们心中勾勒的诗情画意有了具体的意象。种子，以破土而出的精神，呼唤归心似箭的游子回家，重做土地的主人，抒写种植的神话。关于欲望、生存与智慧的偈语，终结了在故乡寻找故乡的茫然，守护、建设

家园是一种能力。

花开的日子，我以修行者的膜拜为泉港歌唱，歌唱智者以横渡大海的勇气，扬帆起航，让真经变为瑰丽的现实和真经里原生态的绿色希望。

太阳、月亮行着天道，以开拓的姿势感动苍天，以播种的姿势感动收获——

泉州北管、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获国家级非遗项目，福船制造技艺、涂岭红红茶制作技艺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项目，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人。土坑村、樟脚村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历史的记载，将更加丰富多彩！

此刻，我随着海岸深情的脚印行走，见证多种经营共生的丰收，我看见油菜花将太阳的颜色种植在土地上的样子，我看见鱼儿跃动的水波，荡漾在乡亲的笑纹里的自由，以及具体在锅碗瓢盆碰撞的鲜香里的欢乐。蓝天下农家小楼林立着秀美的富足，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期盼。村村寨寨，种植了新的人生……听，村里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告诉你，曾经有那么多的血和汗水渗进泥土，珍贵的土地怎能荒芜？事实证明，开拓与种植的样子是最美的泉港姿势。

植被是大地母亲最美丽的布衣，那自然的绿色，那原生态的花香与果实，怎不让你为万物为生命顶礼膜拜？试问，谁忍心让母亲衣衫褴褛？苍天赐予你种子，就是要生长酸甜苦辣，劳动的果实汲取日月精华，让你远离贫穷，远离扭曲的滋味，给你温饱、健康和富足。

“美好庭院”的树荫下，劳动者擦干汗水，品尝绿色农家生活，唠一唠百果园里生长的爱情故事；花生地里落地生根的自在；小吃街上美食为天的香甜；农业博物馆螺祖向你讲述植种文明；示范带振奋人心的希望；农业嘉年华的愿景宏伟而瑰丽……

这一切告诉我，大地永远属于生灵的家园，回归是梦醒后的一种确认。面对天地玄黄，放眼宇宙洪荒，德，源于对土壤厚度的认知与捍卫。

重返大地，从一株植物出发，想一条鱼儿思考，为草叶上的一滴露珠凝聚晶莹剔透的月光和晨曦……

我顿悟：开拓与植种，是大自然永恒的馈赠，是希望、是幸福！

（三）

泉港，我在大海沿岸执着地追随你，属于你的潮声一浪高过一浪，远航的勇气才更显珍贵，浮沉、跌宕，旋涡、暗礁、狂风、巨浪……扑不灭泉港人爱拼才会赢得意志。

我走在宽敞的国道、街巷，仰视高楼大厦千万家窗口，温馨的灯光告诉你，和谐、安宁、健康与富足，才是百姓期盼的归宿。走近高高的炼油塔，望着蓝天，我轻轻地呼唤科技的辉煌让蓝天永葆青春！

当我漫步向海而生的峰尾，走进峰尾古城，峰尾造船遗址，凝视记载着一段光辉的历程，一座古代石塔圭峰塔，屹立于峰尾半岛圭峰澳上，始建于元代，重建于清朝。这座三层四角佛塔，默默地告诉我，明清时期，随着泉州港的逐渐没落，泉港却凭借着天然良港和造船技艺以及航海技术成为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这座佛塔是引领渔商船安全进出港的海岸航标塔，它向人们昭示，几经开拓的泉港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如塔一般永远伫立不倒。

当我一次又一次来到土坑村、樟脚村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一幢幢首尾相连的“石头厝”，俨然是一座古城堡。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

卷。垒砌着永远不倒的追求与执着，让无数拜访的脚步驻足，在无数画家笔下留影。

我惊讶岸边百种花朵千种树木的名字叫起来是那么的动听，有流水的声音，似百鸟的歌谣，有露珠的晶莹剔透和破茧而出的彩蝶。

密林中我仰望蓝天，从心灵深处摘下一朵玫瑰，羞涩地献给你，我将是百万追寻你的一位有幸的亲临者。

欣赏泉港模式新图景：金色麦浪，绿色蔬菜，鱼儿欢跳，花香果园，红薯甜糯，茶甘醉人……数不尽的人文景观，看不完的乡土特色……土地给了你无限生机，你播种，阴阳萌动，让希望生根发芽；你丰收，让时光知道汗水的重量；你以最美的姿势，端上手中的饭碗，品尝馈赠的滋味。

实现的愿景，是那么朴素，原来土地才是你心中最真实的图腾。

一地芳香，是我为你撒下的文字。
有太阳就有光明，那豪华的灿烂，闪耀着箴言一般的启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谁铺开从蚕蛹中醒来的丝绸？织就一串串脚印上沾满花香的锦绣泉港？

海像母亲一样不会忘记她的儿女，以及那些饱含深情、殚精竭虑，为饥荒的心灵填满幸福的人！

潇琴，中国作协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福建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泉州市校园文学研究会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及散文、散文诗集十多部，曾获《诗刊》主题散文诗征文金奖等数十次奖项，有作品译为世界语、英文等，收入100多种选本；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走遍中国”播出其创作事迹。

风涛翻看百年身

——泉港区峰尾镇剪影

/ 蔡芳本

（上）

一到峰尾，诚峰村刘雪兰主任就带我们去看古城。

到泉港已经许多次了，我居然不知道泉港峰尾还藏着一个古城。刘主任说，古城600多年了，低调地在海边默默地坚守着一份古老的传承。

据说，隋、唐时这座古城就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地方街市，为了防御外敌侵扰，明洪武二十年（1387）建了古城。城内建有四向纵横的东、西、南街、中街和后街。明太祖朱元璋令江夏侯周德兴经略闽省海防，在古城设卫置所。

峰尾是个半岛，古城规格本来较小。隆庆壬申年间，地方政府加筑环城，浚沟护城，兼容民居，东南西北设了四大城门。抗战时期，敌机常来轰炸，城墙目标很大，国民党政府下令拆毁，只剩下四大城门依稀可辨。后来因为经济困难，学校又拆城基建校舍，渐渐地城墙几乎被拆没了，所幸，现在古城风骨架构还在，风貌宛然。明明上天，灿烂星陈，“城内”“城外”留下沧桑的历史，供人回味无穷。

据说，古城一度繁荣，曾被称为小香港，并且，很早就设置海

关，叫峰尾海关。日本入侵时，对我国沿海进行全面封锁，以海为生的沿海地区渔民几乎无法出海捕鱼，生活十分困苦。峰尾渔民却凭着过人的机智勇敢和过硬的航海技术，避开敌人的重重封锁，硬是打开一条海上贸易航线。以刘家为首的商船，拥有180多艘60至80担的小白钓船和48艘300至1600担的大木船，载着白糖、食盐、布匹等商品常年来往于浙江沈家门、上海、重庆、广东、山东、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进行通商贸易，又从那些地方购置必需物资运回本地销售，形成购、运、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

峰尾城内一片欣欣向荣，随处可见三轮车穿过窄巷，沿着逼仄小巷穿来绕去。巷道两旁挂着红灯笼，一排排的彩旗挂在内沟河畔，街内招牌林立、店铺林立：酒馆、日杂店、五金铺、理发店、饮食店、洗脚店、牙医馆、药店、布店、客栈、典当行，依次排列，生意兴隆。峰尾城内一度有23家商行及60多家栈铺。各地客商齐聚峰尾城，不仅繁荣了商贸，还带来了煤油灯、留声机、自行车等等新奇的物件。休憩时，店主便悠然吹奏起北管，寄托闲情，曲声幽扬婉转，似乎在追忆似水流年。“小街多少雨风侵。休待夕阳西下，凭目意难禁”。那些古城女子抹脂搽粉，穿着旗袍打着凉伞，把自己打扮成一道风景。真是“漫剪沧桑影，堪惊云水心。旧时风物细回寻。昼夜歌欢，昼夜绕梁琴。昼夜辑车来往，一笑掷千金。”不少中西结合、具有南洋建筑风格的商行洋楼纷纷建起。新潮风情，在古城弥漫。

峰尾的风情更多由那些无畏的讨海人构成，没有那些男人们，峰尾就没有这么繁荣。那些男人们为了生计打破了官方的“禁海令”，打鱼走远海，贩布下南洋，购米到台岛，古城一度成了贸易的集散地，峰尾港才会成为与深沪、祥芝、崇武齐名的四大渔港之一。

圭峰文化逐渐形成。

圭峰塔是圭峰文化的象征，位于峰尾半岛旧城顶东南隅的海岸岩壁上，坐西朝东，面对湄洲湾。古塔约建于元至顺六年（1330），明崇祯三年（1630）坍塌，后来又重修，塔上阴刻“圭峰塔”三字。如今，塔内浮雕菩萨仍栩栩如生，塔门石刻镌联“作东南巨镇，起海国文明”。这个对联概括了峰尾人的精神气概和圭峰文化的渊源及特质，许多人纷纷以此塔为题作诗。

广东李林桔写道：

东南山水有清音，灵塔高标海气深。
鸥鸟忘机开野望，渔歌适意豁尘襟。
暂逃琴剑飘零世，来养乾坤浩荡心。
独立苍茫足风月，何妨吟啸慰登临。

四川岳泓坤也写道：

坐镇东南大海滨，涛波翻看百年身。
峰前鸥鸟逡巡久，日暮云帆指顾频。
倒影曾聆卢子诵，浮光屡度世间尘。
至今塔下仙龙井，犹自甘甜慰四邻。

历经风雨而依然屹立的圭峰塔，象征着峰尾人的坚韧伟岸和开阔胸怀，成为峰尾人心中高高隆起的丰碑。

庙宇多、祠堂多是峰尾古城的特色，大小据说有几十个，在小巷里转，转一个弯就可以看到一座庙或是一座祠堂。

最大最古老的庙应该属东岳庙，是研究古建筑艺术、人文科学和传统戏剧的重要实证。

这座庙建于宋嘉定十三年（1220），为硬山式结构的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五重，由殿门、屏风与殿廊隔

开。正殿主祀正顺尊王，民称“本官爷”。殿廊东西耳门上加筑重檐歇山式屋盖，重檐出墙两米，无楹桷支撑。斗拱镂空制件承托，离奇别致。殿廊下为龙雕坛阶、庭阶走廊及天井，天井面积有82平方米，可容纳几百人众。庙开左右小三椽结构的山门，匾题“威镇南塘”。大殿内外立有木、石大柱38根，楹联、匾额数十副（方）。东岳庙前，举头可见庙前正中八角形大窗上赫赫三字“东岳庙”的阴镌金字，耀眼夺目。山门两侧壁上的花、鸟、禽、兽图景的填灰砖雕，和山门前的一对透雕大石狮，煞是逼真，而山门上的“参三才”、“妙万物”的阳字镌雕，灵气卓然，使人感悟到天地之玄妙。

殿廊上还有两根辉绿岩透雕龙柱，两条蟠龙俯卧其上，张牙舞爪，一足立波涛之上，一足悬空屈起，翘首昂视，口里含珠，双角凌厉，两眼圆睁，竖鳞飘髯，似潜似翔，威猛不凡。据说这两条龙一条是雄的，一条是雌的。用硬物轻敲，东柱龙会发出清亮的“当当”钟音，而西柱龙却为“笃笃”低哑鼓声。很多人都禁不住要敲一下，龙身上都敲出痕迹了。庙里主持不让敲，我们还是忍不住敲了一下，果然是真的。敲出清脆声为雄龙，闷声为雌龙，很是神奇。

跨进山门，便是一座造型别致的阁楼式戏台，是闽南一带现存的稀有古建筑。清光绪十四年（1888）古庙重修时，请了崇武溪底村的绝顶工匠王益顺父子建构这座戏台。戏台上由木构屏风隔成前后台，木屏为透雕制件，正圆形图案居中，圆内点缀花蕊朵朵，四周镂空蝙蝠、花鸟和古典戏文人物，图像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左右小拱门上镶有碧绿色芭蕉叶形并镌“出忠”“入孝”的浮雕楣冠，正中上方悬惠安书法大家柳影中先生题写的“钧天岳”横匾。台后

木阁楼左右的八角形小窗两侧，有唐代宋之问、王维、张巡、李崎所作的五言律诗四首，四幅苏体楷书墨宝，苍劲有力。可惜，没有落款，不知何人所书。

值得一提的是，戏台顶上的八角藻井，可谓鬼斧神工。它不用楹桷，而以千百大小形状不一的木块，制成斗拱。相嵌入榫互叠而成。藻井外为四方形，内为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层缩收分成半笠状，像是蜘蛛结网。藻井外周雕饰倒悬木瓜，与层迭的如意斗拱承托，相得益彰。跳斗梁枋，造形奇特，组合巧妙，疏密得体，并雕绘有精美的彩色图案，令人赞叹不止。

本地诗人陈客先生为这个戏台题了一首诗，很有韵味：

风，从来不曾远去/就好像某一天/它又眷念回家乡的戏台/青衣点袖，花旦弄音/戏外的人换了乾坤/人来人往，是非黑白

唱和的都是人间烟云/而只有戏台依旧/幕下垂影，一些哀叹丢了/戏台之上，还是那阵/陪着朽木慢慢苍老

（中）

峰尾古城旁有座义烈庙，里面敬奉着俗世称为刘益娘的神祇。传说，刘益娘诞生时，异香四溢，满室生辉。她出生数月便会说话，未满周岁能行走，人们说她幼年时就很聪明伶俐，谦恭有礼；长大后愈加豁达大度，宽厚诚恳。她一生勤劳俭朴，贞信自守，乐于助人，还是一位劳动能手，很会织补渔网，是村里姑娘的榜样。

在家，她帮忙照料弟弟。有次，她带弟弟出行，路过甘蔗地，弟弟直喊口渴，她环顾四周，此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益娘急中生智，掏出两枚铜钱，用红髻绳系于甘蔗上，随手折了一根与价钱相

当的甘蔗给弟弟解渴。弟弟边吃边走，不料路遇蔗田的主人，不分青红皂白，给了益娘重重一巴掌，并恶言谩骂。受此侮辱，益娘当晚即自缢铭志，以证清白。其精魂托化为神灵后，却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竭诚庇佑乡邻。每逢天气骤变或暴风雨即将来临之时，她总是坐立不安，经常通宵达旦站在海边静心观察天气，一旦风浪来临，便点火为号，引导渔船顺利返航，安全入港。历代村民们都感其盛德，为她修庙敬奉。现在我们看到的义烈庙，形势嵯峨，宝殿崇严，流金溢彩，富丽堂皇，令人神往。刘益娘逐渐成为当地渔民的保护神。泉港人将林默娘、陈靖姑和刘益娘三女神并称，分别尊为大妈、二妈和三妈。义烈庙，当地人也称为姑妈宫，渔民出海前习惯性地来此行香祈祷，要出远门者也要向“姑妈”辞行，并带走一抔香火，这种信俗，成为峰尾圭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峰尾人看来，刘益娘秉性刚烈，而又仁慈宽厚，这正是“义烈”的真谛。

这也是圭峰文化浸染下的峰尾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人还有邱二娘、刘奇等英雄。

咸丰初年，邱二娘逃到东坪村表哥林杯家中，靠自己刺绣和行医谋生。林杯是个江湖汉子，参加过太平军，被派回福建进行反清活动。在林杯的影响下，邱二娘经常以行医为掩护，深入群众，很快便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起义队伍。

就说邱二娘。她是现在的洛江市人，由于家境贫寒，邱二娘从小被卖到峰尾村刘家为童养媳，婚前婚后，备受婆婆和丈夫的虐待。

咸丰三年(1853)四月，林杯、邱二娘在惠北笔架山高明王宫树起义旗，领导贫苦农民抗捐抗税，袭击地主武装，惩办贪官污吏，

队伍由几百人迅速扩大到几千人。起义后不久，林杯牺牲，邱二娘高举“顺天命邱娘娘”的旗帜，继续战斗，成为义军的首领，她的义军给封建统治者以有力打击。

咸丰五年(1855)五六月间，由于叛徒告密，邱二娘被清军捕获，押送泉州，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同年6月14日，在泉州南校场被凌迟处死，时年仅22岁。

邱二娘牺牲后，惠安、晋江、仙游等地人民怀念她，曾秘密塑像供奉，尊称她为“仙姑妈”“游路夫人”。泉州南校场居民祀为“庄脚妈”。后人编了许多文艺作品，如剧本《血染桐江》、木偶剧《惠女英豪邱二娘》、历史小说《烈女哀鸿》，颂扬她的英雄事迹。

从古至今，峰尾人就有自己的风骨与性格。

有个网络作者评价泉港各乡镇人，说山腰人的特点是能说会道，牛气豪爽；南埔后龙涂岭人吃苦耐劳，性格粗狂；说到峰尾人就说，敢想敢闯。这个全区最小、人口最少也最密集的镇子，同时也是人均收入、文化水平最高的镇子。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峰尾是整个泉港区最有文化底蕴的镇子。单单就一个卢琦，峰尾文化就敢说无愧于泉港区文化老大的地位，就更不用提圭峰古城过去的辉煌史了。峰尾人讲究的是气魄与冷静，追求高收益，敢于冒险，擅长规划。在政界里，出了不少影响力较大的峰尾籍官员。

先说卢琦。卢琦生于元代，是个清官。他曾担任永春县尹，为永春做了许多好事，永春人民跟他的感情很深，都叫他卢永春。离任时，永春人民相送在道路两侧，牵手顿足，难舍难分。将一个县名给了一个官员，如果不受人民深爱，谁能接受这样的殊荣。

古城是出名人才子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代洪武年间起，

峰尾古城内，曾有17人中过进士、举人、贡生，或成为“国子监太学生”“国子监学正”等，有卢瞻、刘章天等先哲，有邱二娘、刘奇等英雄，也有近现代的教授、专家学者、民间文人数以百计。

峰尾镇诚平卢厝自然村的卢琦故居还在，现在成了“卢氏家祠”。清乾隆以来，卢氏家祠多次修葺重建，今存建筑面积228平方米，占地近1000平方米。故居中今尚存石碑一块，上勒楷书七绝诗一首：“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霞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此诗是宋代名臣、大书法家蔡襄登第后，来峰尾拜谒卢家外祖时亲笔所题。

卢琦的文学造诣也很高，是元末闽中文学四大名士之一，影响了几百年的峰尾古镇。峰尾古镇文风鼎盛跟卢琦不能不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事实说明，峰尾能出这么多人才，硬核是注重教育。

峰尾镇圭峰文化研究学者刘宗训曾对记者介绍道：“最鼎盛时期，依托在祠堂内的私塾，多达四五十家。如今，散落在古城各处的祠堂还有三十家左右。”

据载，宋代时，当地著名文人卢仁即创办家塾，教授儒学，他的外孙蔡襄、蔡高与内孙卢瞻，先后荣登进士榜。这以后，朱熹的得意门生刘镜，在峰尾古城内讲授朱子理学，从而促进庙学、书堂、祠堂文化的勃兴。如今，“传经堂”“明经堂”“钟德堂”“懋德堂”“文德堂”等分散的“私学”散布古城各地，教育组织形式遍布各村。

卢仁治学严谨，“课子孙不令稍懈”。其子卢锡、其女卢节也秉承父教，严格训导后辈，形成良好的家风、学风。受家学的熏陶，他的外孙蔡襄、蔡高与内孙卢瞻，姑表兄弟先后进士及第，蔡襄成

为北宋一代名臣和大书法家。

在古城，从一个小巷进去就可以看到“回澜书院”。这座书院也称文武馆，内有大小天井，院墙雕梁画栋，显示书香世家的底蕴。“石巷书沉重，残檐读古今”。这是典型的“皇宫起”建筑，如今有些破败，在一大堆建筑中并不显眼，唯有门楣上雕刻的“回澜”二字，诉说着当年文风的鼎盛。

（下）

现在的峰尾依旧文风鼎盛。惠安县原副县长林玉荣退休后，发起成立了圭峰文化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以来，通过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贤达的关心、支持下，编著出版资料性、文学性、大众性相结合且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圭峰文化研究》六集。

研究会同时积极保护文化遗产，为东岳庙、永全社、卢琦故居、邱二娘故居和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等整理历史图文资料。这些古迹和技艺，因此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位峰尾的乡贤这样评价林玉荣与他的《圭峰文化研究》：“在当今趋重物质实惠的时代，家乡却有一批贤人热衷于研究乡邦文化，孜孜不倦，不计报酬，忙着编写一本又一本《圭峰文化研究》，委实令人感佩。一个村镇这么注重文化，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如果不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不是有一批甘于奉献的有识之士，是不可能编印出这样的文化成果的。”

圭峰文化研究会连续主办了几次“圭峰杯”全国诗词大赛，影响

很大。这是圭峰文化的盛举。入选的诗词饱蘸真情，酣畅淋漓地描摹了峰尾的美景和文化历史，是峰尾的一笔精神财富。各种歌舞盛会上也不断将这些诗词拿出来朗诵，或委婉或铿锵或深厚或明亮的声响，久久在峰尾的上空回响，激荡在峰尾人的胸怀。

以文促文，峰尾各种文化活动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各种节日。

春节。灯笼高挂、歌声飞扬，2000多位村民们在戏台前挤得水泄不通。这是峰尾的“春晚”，一年一度的“圭峰之春”。这台“春晚”，从策划、组织、排练、化妆到表演，都由村民义务承担。年前，村民就自发开始编排节目了，都是自己结帮建“据点”，挤出空闲时间排练。晚会从1995年就开始了，现在已成为村里过节的“重头戏”，备受村民喜爱。“圭峰之春”二十几年来经久不衰，不仅活跃了乡村的文化气氛，邻里关系也更加和睦了。

以“书香半岛·风情渔家”为主题的峰尾古城文化节，每年也连续拉开帷幕。古街古巷，古味古色，书香世家，渔家风情一一展现，带来了一场又一场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和渔家文化圣餐。

从古城出来，刘主任带我们回到文化综合服务中心，我们注意到了圭峰文化研究会的牌子。文化中心挂了许多牌子，刘雪兰主任说，这些个牌子都凝聚了峰尾人的文化情结，因为峰尾人的文化情结非常牢靠，峰尾人也才过得幸福自在。这时，我才注意到了这个女主任。带我们出来的连副镇长介绍说，刘主任也是个文化人，以前是师范生，毕业出来就到村里工作。到现在都已经二十二年来了。不容易啊！人生最华美的日子都给了乡村，但刘主任说她不后悔，她的家就在古城，娘家婆家都是，村里都是亲戚，为乡亲们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振兴古城文化更是她要做的事情。我看她很自信的样子，我怎么觉得，她正像那个网络作者评价的一样峰尾人

“敢想敢闯”，就像刘益娘一样“仁慈宽厚”。有女子如此，峰尾名不虚传。

在城区有一个陆羽茶业的店内，我们碰到了另外一个峰尾女子许清华女士，她是峰尾儿媳妇。边品茶边交流中，感觉到她跟刘主任一样乐观、健谈。她开玩笑说早些年峰尾嫁娶都喜欢自产自销，都会选择在自己的镇内，当年自己嫁过去算是“进口”。我们不注意她的茶叶生意，我们留意的是，她的待客态度如一杯茶一样的真诚和友好。在作家陈华发的介绍下，她泡好茶请我和同行文友杜连财，一座人笑谈甚欢。热爱茶文化的她，创建了一个1000平方的茶空间，取名为半茗茶院，主题融入了海丝茶文化和闽南文化，这与峰尾的海洋文化紧密结合。交谈中发现，她对峰尾物产也如数家珍。她介绍峰尾也建了一座公园叫圭峰公园，我回来后还特意阅览了这个公园的资料。

圭峰公园三面临海，域区海岸线长3公里。具有独特的地质地貌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风俗、历史遗迹等文化景观。圭峰塔就在公园里，塔下有卢琦读书处，石壁上现存有他的墨宝“观澜”二字。塔下有口甘泉古井，传说是卢琦在圭峰读书时开挖的淡水井。公园里还套着海景公园和格美公园两个小公园。圭峰公园北面有抗倭遗迹烽火台、烟墩山，还有“石鸡”“石狗”“石鼓”等景点。海岸线地质地貌及沙滩岸线保存较为完好，没有排污口没有污染源。环视公园四周，东面可见湄洲湾出海口，南东北面可览整个湄洲湾。

格美公园里有福船展示厅，公园底下有泉州市福船船舶造船厂。在古街，我们也见到福船研究所，可惜关着门，我们无法进去参观。这个福船研究所，恐怕就是远近闻名的峰尾黄氏“福船”制造所。黄氏的“福船”是省、市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黄氏是造船世家，黄初宗是传承人。他制作的“黑舶五青案”船型、船模，成了黄氏造船世家最有特色的船体及传统工艺，也是泉州古船模的代表作。这种船体最大的特点是沿用宋、元、明时期官船上“枪堰”，远望很像古代官船，能够以假乱真，令海盗胆战心惊。

全船使用的是“十二生肖”暗示标记法。船头称虎口，滑轮索叫猴头，安放船帆支架处叫猪架。每个地方都有记号，能让水手快速找到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船长也能以“十二生肖”喻称下达口令，让船在海上安全航行。

黄初宗所制作的“黑舶五青案”船模，是泉港现存最精美、最完整体现古船模技艺的一艘船模。

可惜，手工技艺的日渐消失，传承和发展面临挑战。刘主任说，她相信，黄初宗们的坚守，能够让峰尾的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弘扬。

时代的浪涛惊天拍岸，跟所有的乡镇一样，峰尾就在这样的风口浪尖前进，峰尾的船一直出港，峰尾的船一直回港。回港的船载来大筐小筐鱼虾，满足了市场需求，过去的鱼市已适应不了现在的需求，一个现代化鱼市建立了。这个鱼市宽敞，明亮，面对大海，靠近码头，非常便民，可容纳一百多家鱼商，渔船一靠港，就能开市，生意红红火火，峰尾的海鲜供应者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做着自己鼎盛的事业。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市场2016年开工，建成时正是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

往市场不远处是一条浪中海堤，这条海堤防风抗浪，维护着海港的安全，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堤。另一条网红海堤从陆地长长地伸向海面，游人可以自由地散步，看海，看海鸥翻飞，看海

岛，看那远处的圭峰公园。“鸥鸟忘机开野望，渔歌适意豁尘襟”，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要创造美好的生活，就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强劲的经济基础，丰富的文化底蕴，良好的人文关系。可是要做到这些，又是多么不容易呀！

峰尾似乎做到了。

蔡芳本，笔名老山羊、郑闲等，中国作协会员，泉州市作协、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泉州市校园文化促进会副理事长，泉州市旅游协会旅游文学专委会会长，泉州少年文学学院院长，泉州七彩艺文会馆馆长。著有诗文九部，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收入各种选集并获各种文学奖项。

追寻港口的方向

/ 蔡飞跃

泉港是个可以顾名思义的地方。

泉港区隶属泉州市，水深港阔，56公里海岸线，适宜建港的海岸线21.4公里，可建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的深水岸线长9.8公里，被誉为“中国不多，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

海天一色，鸥鸟翔舞。脑海里回放与泉港结缘的片段，清晰又明澄。

1991年，我作为一名建筑从业者，踏上这块热土参与工程建设，一直到2002年才因工作需要调回泉州。福建炼油厂油库区、厂区、生活区和泉港区政府办公楼等地方，都留有我们的身影。记得承接任务的最初几年，泉州市肖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泉港区的前身）还没有成立，举目所见，到处是渔村与山村，印象中最热闹的唯有山腰老街。

“咣啷”“咣啷”，福建炼油厂建设的打桩声，成了这方热土发展的前奏曲！我总是把这次经历当成美好的遇见。回忆中有喜悦，也夹杂着一丝辛酸。当年承担福建炼油厂油库区的工程，昼夜赶工，为了便于团队管理，我们的基地就近设在濒海的后龙镇上西村。其时交通基础设施是那么的薄弱，上西连接324国道的公路还没有通行，路不好走，回一趟泉州累得精疲力尽，得先到当地车站搭

车，绕经辋川再往泉州市区。码头也寥寥无几，油库区侧畔的福建炼化10万吨油码头正在建设。经过几年的建设，各项基础设施有了改善。

2000年12月28日，泉州市泉港区正式挂牌成立，历史机遇降落在泉港人的面前，并赋予其神圣的使命，铺开了憧憬。

勇者思进，勤者思变。在湄洲湾南岸，泉港像一条巨龙从陆地向海域从容游动，最大潜力发挥优越的区位优势与特殊功能，从批准设立之日起，便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自此以后，泉港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虽然离开这个地方多年，但还是经常到泉港探访朋友。深知泉港区近二十年的奋进史，港口建设是绕不过去的段落。

后来，我走上文学之路，曾深度采访过港口的建设者，思考过这座全新的石化港口新城迅速崛起的秘密。泉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一类口岸，港口建设是其发展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然而，取得这份荣誉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主动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部物流仓储主枢纽区的行列。这是发展理念的一次飞跃，也是发展方式的一次转变。这座以石化为龙头，以港口为依托的绿色石化港口新城，它的港口经济发展总是保持着强劲的态势。

吊车的前方是大海，潮涨潮落间，泉港的港口建设循着良性发展；云卷云舒中，生态经济正伴着梦想成真。当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服务海峡西岸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基本形成、临港产业初具规模的时候，泉港加快港口码头泊位建设，快速迈入大中型港口城区和东南沿海主枢纽港行列。

君看大江流日夜，波澜壮阔云天外。鲤鱼尾作业区和肖厝作业区，是泉港的主要港口。鲤鱼尾作业区主要承担原油、成品油、化

学品运输；肖厝作业区主要承担集装箱及煤炭、铁矿石、粮食等散杂货物的吞吐。

阅读港口，不同于阅读山，也不同于阅读大地，我向港口的方向追寻。在鲤鱼港作业区，我走过福建炼化10万吨油码头、泰山10万吨级石化仓储码头、东港石化3万吨级（兼顾5万吨级）码头，还有奥德费尔方正5万吨级液态化工码头、富源石化5000吨级码头……在肖厝作业区，我走过沙格5万吨级多功能码头、万吨级散杂货码头、国电南埔火电厂5万吨级煤炭码头……一问，这些码头大多数是建区后的成果。放眼港湾，我看到一趟趟前行的诗情，在航道上悠悠向远延伸。

一座座码头，承担着液体化工、散化、集装箱等各种功能的码头泊位，又有铁路、高速公路等路网配套对接，肖厝港作为首批对台直航点，两地直航货运航班实现常态化、规模化。

站在泉港海边，海不扬波，暂时安静的海面，有点蔚蓝，犹如一面宝镜，映照出港口持续建设的场景，映照出“打造湄洲湾南岸主枢纽港”的火热的场面。泉港人既抓“硬环境”，又抓“软环境”，全面加快推进南岸主枢纽港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城市绿化要求，打造精致典雅、独具魅力的生态人文环境。

于是，功能完善了，品位提升了，承载力提高了。凭借沿海优势，泉港实施海陆整体开发，并且不断扩大对台、港、澳的经贸合作，突出石化产业和港口物流双向交流两个重点，努力扩大海峡两岸石油化学展洽会、石化产业论坛的影响，构筑海峡两岸石化产业协作交流的前沿平台，为港区大发展、快发展找到了最佳起跑线。

站在新的起点上，泉港区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怀，继往开来的豪情，向着更高、更远、更强的宏伟目标，昂首阔步，

奋勇前行！这座绿色的石化新城，仿佛一艘巨轮，承载着泉港人的蓝色梦想扬帆奋进，“大港口、大产业”的新蓝图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漫步港区，如火如荼的运行场景引人遐想。港口经济促进工业园区的建设，路网四通八达，也带动生活区的发展。

突然记起我在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临海而立，一个个现代化仓储拔地而起，还有那林林总总的油罐，以及如诗如画的管线，都令人心往神驰。”其实，这是我对当年参与福建炼油厂建设的有感而发。如今，当我又一次站在沙格码头4号泊位的岸边，各种装卸机械纵横交错，海上货轮穿梭来往，港口运营热火朝天。我蓦然明白，这是40多万泉港人民和无数建设者谱写的追梦之歌，这歌声，是那么美妙！正是他们，把激情和汗水，奉献给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的这座现代化石化港口新城。

在千万粒汗珠滴落的日子，港口连年递升吞吐量，这份辉煌无疑是泉港区献给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一份厚礼。当然，港口经济的繁荣，也大大促进泉港区的经济发展。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早。风儿不疾不徐，天空一轮太阳高挂，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我放飞思绪低头思考。这座工业迅猛发展的新兴城市，正在发挥出天然优良深水港口的最大优势。如今石化产业这个“龙头”已经英姿飒爽舞动，前程似锦。

龙门吊、起重机雄踞于码头之上，与日月相望，与大海相望，恪守着二十年来不停向前奔跑的诺言。泉港成为泉州亿吨大港的主体港区和海峡两岸重要的货物中转地也指日可待。

微风吹来，神采飞扬。当我听说泉港区已跻身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区域，是福建经济发展重要的新增长点、最具发展

潜力和后劲的区域，正在致力于建设成为福建省石化、电子、机械三大主导产业中的石化产业龙头基地，并成为福建省三大国际主枢纽港之一，心情是激动的。当我听说泉港正在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同时在泉州市打造“千亿石化产业”上发挥龙头作用，使之在建设“亿吨大港”中占据半壁江山，心情也是激动的。

变迁的故事已被港口演绎，辛勤劳动得来的业绩值得尽情褒扬。然而，港口建设只是泉港变化的缩影。

二十年如一日的建设，泉港像一座花园。花园般的港口，花园般的厂区，城区更是花团锦簇。市民广场、锦绣公园、文化中心、千亿公园、生态园林把城区装扮得漂漂亮亮，到处绿意醉人。夜晚，徜徉于街头，总会惊叹她的流光溢彩和现代气息。

追寻泉港的港口方向，我若有所思，若有所想。今后的泉港，必定要为西海岸经济和区域发展肩负更多不可替代的使命。勤劳的泉港人和所有建设者、生产者将默默地用智慧、激情和汗水，昂扬斗志建设这座现代化的石化港口新城！

蔡飞跃，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作协主席团委员、泉州市作协主席。出版《紫陌行吟》《红尘笛韵》《白园滋味》《绿叶菩提》《丰泽山水》《青衿骋怀》《海丝起点的张望》《心抵万里》等八部散文集。



《石化基地展宏图》陈晓龙 摄

福满塘头

/ 林轩鹤

傍山藏水

站在休闲公园，感动岁月的深情
心的广场种上芬芳的鲜花
纵横交错的小路是村庄的血脉
牵引一片片袅袅升腾的炊烟

村庄肥沃的土地
敞开亲切的怀抱
山，爬满葱茏的记忆
村庄历史与未来的合唱
像民歌一样淳朴而深情

春风中，深藏不露的小溪
一根乡愁绵延的琴弦
弹拨起山水的韵律
迤邐而来的溪水，绕着村庄
构思诗情画意

在静谧的夜晚和透明的清晨
风，吹拂画中的波澜

门前流水，是追春的活力
石凳上，每一朵荡漾的笑声
都是绽放的幸福
还原一座村庄生命的亮色

龙栖福地

龙，栖居于村庄
扑在地上，就像抓住
历史深处的线索
龙，就这样静静地栖居
片片鳞甲，根根龙骨，慢慢聚拢
积蓄向上盘旋的力量
阳光用彩笔，为它点睛
蛰伏的龙，醒成了村庄的封面

春风化雨，浸入龙的血管内流淌
龙的子孙，在大地上繁衍生息
跳广场舞的乡亲，排列成一株株庄稼
以蓬勃向上的姿势
挺拔对龙的敬仰。龙的图腾
给村庄盖上金黄的印戳

认证了一座村庄，多么幸福

寺庙在对面的山巅合掌
钟声隐约响起，送来福音
有龙陪伴，村庄生机勃勃
日子饱满了，幸福的诗句
也就洋溢村庄每个角落

榕荫一方

一颗生命的种子
放入了土地温暖的心房
吸收着天地灵气
种植村庄生生不息的年华

给出一种骨质峥嵘的岁月之美
古榕，就这么站在村子里
一茬茬旺盛的长势
腾起硕大的绿色祥云
一些吉祥的鸟儿飞临
把古榕树的绿荫
剪裁成了天空的翅膀

大榕树收拢了
白天的忙碌和夜晚的思绪

把一个春天的秘密
种在村庄的身体里
人们在树下拾起
岁月摇落的一些记忆
夹在村庄的日记里

村庄，背靠一棵大榕树的荫凉
在安详中，让心宁静

林轩鹤，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泉州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泉州市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泉州晚报首席评论员、仰恩大学客座教授，荣膺全国“书香之家”。

天竺尚学园（组诗）

/ 夏 炜

（一）曜变

晨曦里的光
快乐谱写着新的乐章
云，就从鹭岛的天竺山
悠然伴我
一路行至泉港的天竺村
天竺，天竺
缘，真是妙不可言
广袤的海洋在不远处随风吟唱
园内的古榕张开宽广的翅膀
一伸开双臂，千年的词汇
就和风景涌入了襟怀

海风把花香吹散在村舍
轻轻化为一页一页的诗行
印证着尚学园的纯美
如此的低调与微小
却曜变为一种独有的壮观
与你相遇与你别离

把诗篇寄给远方之后
悸动的心，再低语一声再见

（二）喜悦

端午时节，夏木葳蕤禽鸣啾
艾草初悬粽叶香
太阳雨让热风变得清爽
蓝天上的云霞串起了旋转乐章
邀约着我们
从乐龄学堂的榕荫下
走向尚学园

天竺村，自从唐来应有寺
看枳花明驿，村山里一片碧林
环丘三面，湄洲湾北涌南埔海
尚学崇德，铭石入心而弘毅
星火相传，汀步践行且诚信
栖息于可爱的花木间
满天星摇映三角梅
四季桂香衬着花池彩带
沉醉于夏至后的美，并喜悦
今日的午后
多了一份悦读亭的宁静致远

（三）回眸

风过，低语
告诉我在等在这里，以德尚学
满园的郁香中有红艳的花开
南埔的骄傲的星火
给每一个来客
吐露热忱的心声

这样一幅静美的山水画
挂在天地间永驻青春
是传承和秩序
是新时代文化生命的体验
是精神安宁与和谐的家园
那么，再回眸看一看吧
时光隧道中，这一眼
也是长久也是深情

夏炜，中国作协会员、厦门市作协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学习委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贗品》《铁观音》《那些花儿》，中短篇小说《小雪》《高尚》《都市猎人》等，散文集《等茶》；曾获中国最美图书奖、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大赛优秀奖、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

龙马溪畔情思

/ 陈金长

老家的龙马溪是泉港区四条主要溪流之一，是界山镇的母亲河，全长5.8公里。其发源于天马山，沿着九峰山下流经白水、后墓、铁钉埕、羊角山、东亭、新东张、东张、前潘、东吴等乡村，最后流入湄洲湾大海。它那丰富的水源灌溉了两岸近万亩良田，造福了1.7万乡亲。

1974年秋，我离开家乡到福州读大学，因工作忙加上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回去的次数很少，而且大部分都是有事才回去，来去匆匆。这几年由于参与编修族谱和村史，回老家相对多一些，经常听乡亲们说他们去龙马溪散步，也经常从“福见界山”公众号上看到龙马溪和家乡变化的介绍。今年年初，我特地去龙马溪故地重游。

这时的龙马溪已经全面整治。站在华侨桥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屹立在华侨桥边巨大的玉湖村入村指示石。桥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桥下水波荡漾，流水潺潺；初春季节，清风轻拂，春意盎然，令人心旷神怡。我往龙马桥方向远望，当年弯弯曲曲的龙马溪两岸已经改造得笔直，河道已全面疏浚清淤，溪水清澈见底。沿溪两侧的堤岸全部用花岗岩护砌，岸边都安装有护栏。溪岸北侧是一条可以通行两部汽车的水泥大道，南侧已经建成平坦的人行栈道，并铺上红色透水砖。沿溪两岸配套的路灯、绿化等设施，与龙马溪和溪

两边的田野、民居构成一幅秀丽的大自然风景画。我真没想到当年经常发生水患祸害百姓的龙马溪，今日会变成村民们休闲赏玩和健身的好去处。面对风景如画的龙马溪新貌，我仰望溪畔上空飘浮着几片白云的蓝天，轻闻泥土扑鼻而来的清香，呼吸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气，欣赏含苞待放的野花，心潮起伏，浮想涟漪，当年洪水毁坏溪堤的往事，瞬间浮现在脑海中。

根据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古时候龙马桥下游一带是大海，海水涨潮时直逼龙马溪上游，与溪水在龙马桥一带交汇，退潮后龙马桥下游是海滩，所以运货的船只可以直接进入如今的大店村和上仓村装卸货物。由于龙马溪两边山坡植被稀少，再加上数千年来长年累月水土流失的淤积，使得土地面积慢慢扩大，形成了如今的龙马溪和溪两边及下游这片肥沃的土地。现在那些农田的水平位置，尤其是东张埭和“潘南盐场”的地貌更是证明了这种说法。从龙马溪两边农田留下的痕迹看，古时候龙马溪的溪床最宽时应该有四、五十米，后来因为水土流失使得溪床逐年变窄，这是历经沧海桑田留下的历史印记。

自我懂事起，就记得龙马溪大部分流域有二十多米宽，整条溪的溪水长年清澈，最深的地方将近一米深。我小时候经常在龙马溪两边农田的田埂上牧牛放羊，有时也到溪里戏水，抓溪岸两边草丛之下的小鱼和草虾。早期村民人均耕地约有一亩多，后来随着人口增多，人均土地逐步减少，到七十年代，人均土地只有七分多，而且旱地多，水田少。旱地只能种植番薯、大小麦、花生、豆类，水田不仅可以种植两季水稻，还可以种植番薯和麦子，相对年亩产量较高。勤劳智慧的村民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将龙马溪两边一些旱地改造成水田，通过水车引入龙马溪的溪水灌溉水稻和番薯等农作

物，提高了粮农产量，勉强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有的村民在田里干活，汗流浹背就到溪里洗澡。龙马溪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是村民们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高中毕业后，我于1972—1974年在玉湖大队担任文书兼统计，当时玉湖大队管辖铁钉埕、羊角山、东亭、新东张、东张等七个自然村十八个生产队，龙马溪中游主要流域都在玉湖大队辖区内。当时农村没有电话，我平时必须到实地向正在干活的各个生产队队长了解春播秋收等生产和收成情况，经常都要经过龙马溪。由于当时龙马溪只有龙马桥和华侨桥两座桥梁，涉水过溪是家常便饭，所以我对龙马溪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

以前的龙马溪两边溪岸都是由沙土堆积，高低不一，每遇台风暴雨都会冲垮溪堤，毁掉两岸大片的良田及农作物。暴雨过后，村民们只好重新修补被冲垮的溪堤，但下一次暴雨来临，又只能眼巴巴看着溪堤被冲垮。这种现象延续了数百年，一代又一代人为治理龙马溪费心费力，但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无法彻底治理好。记得1973年的一场大暴雨，龙马溪两边溪堤大部分被冲毁，即将收成的农作物全部颗粒无收，损失惨重，给青黄不接的村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很多家庭一天只能吃两餐，温饱都无法保证。当时的大队领导想通过裁弯取直，对部分溪堤进行修补加固，但由于缺乏治水经验，没有钱也没有材料，最后还是用沙土堆积溪堤。1974年大暴雨来临时，溪堤又被冲垮了。

我沿着溪堤往龙马桥漫步，偶遇童年的邻居在散步，两人寒暄后聊起家乡的变迁。他在村老协会工作，对家乡情况特别熟悉，所以给我做了很详细的介绍。他说，改革开放后，历届政府都很重视龙马溪的治理与保护，尤其是泉港2000年建区后，经济发展较快，财

政盈余逐年提升，所以政府十分重视民生。区委、区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宜居泉港”作为龙马溪综合整治的目标，从2012年起，界山镇向上级争取到资金支持，投入一千多万元，对龙马溪沿线开展河道整治工程，结合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开发，对沿岸两边养鸡养鸭场、畜牧养殖场和板材厂进行强力整治，并通过清淤、绿化，铺设透水砖，修建管道及人行桥等整治措施，为母亲河梳妆打扮，使整条龙马溪美丽蜕变。现在龙马溪设置了玉山水坝、新东张水坝、玉湖水坝、东张水坝、前潘水坝等5个储水坝，确保了农田灌溉的用水需求又兼具防洪作用，还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溪流两岸的绿化亮化硬化等景观带工程正有序逐步地进行着。目前龙马溪上有九座能够通行汽车的桥梁，村民们出行十分便捷；龙马桥、新东张桥、华侨桥、前潘桥、狮东桥旁边还兴建了五座休闲凉亭，便于村民们健身后休息。整治后的龙马溪生态河道漫步长廊，与周边乡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南洋楼景观、东张村“油画景观”和利园农业生态景观园等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美丽的旅游景区和学生研学旅行基地、法制教育基地，成为泉港区实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我们边走边聊，他告诉我，这几年家乡变化很大，在国家富民政策推动下，村民们通过打工创业勤劳致富，特别是泉港建区以后，界山镇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积极引进和鼓励村民创办企业，现在石化、仓储、码头、盐业、农业综合开发、制造业、服装鞋帽、食品加工、海上运输、商贸服务、休闲旅游等成了界山镇的支柱产业，以前的纯农业大镇已经转变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生活越来越宽裕，绝大部分家庭都盖了三、四层风格各异的小楼房。尤其是这几年泉港区政府全面打造环境优美、

生态良好、风貌协调、民风文明、社会和美乡村宜居工程，加大支持力度，下拨大量资金支持乡村建设。在东张村这个“全国文明村”和“福建省美丽乡村”的带动下，周边几个村庄都在加快宜居环境的建设。几个村的民营企业家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心系桑梓，纷纷捐资支持家乡的建设事业。几个村都按照泉港区政府绿化亮化硬化的要求，把村间道路全部拓宽硬化，并安装路灯，下水道全部改造清淤，家家户户引入自来水，垃圾专人清扫统一处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各村村间道路纵横交汇、四通八达，直通沿海大通道和南枫公路，家家户户都有电动车或摩托车，小轿车也越来越多，出行十分便捷。村里的幼儿园、玉湖中心小学、惠华中学不断扩建，给下一代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玉湖、东张两村之间的商业街有两百多家的商铺，商店林立毗连；每个村都有办公楼和服务站，村民购物和办事十分方便。

各村在精心描绘美丽乡村蓝图、提升村民生活水平的时候，也十分重视乡风文明建设。东张村建设了法治文化园、法制公园、文明礼堂、文体活动中心、室内篮球场等；玉湖村建设了综合服务文化中心和以新风、党建、移风易俗、法治为主题的四个公园。各村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通过女子腰鼓队、大钹队、扇舞队、篮球队、北管演奏队、莆仙戏曲艺传承中心等业余群众团体，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助推乡风文明建设。每年九月举办“金秋助学”和奖教奖学活动，激励优秀学子勤奋学习，让辛勤的园丁更加敬业爱岗；重阳节举办“百叟宴”等形式多样的尊老助老活动，表彰孝亲敬老家庭、“金婚”夫妻、“孝亲楷模”，利用村民身边先进事迹的示范效应，引导村民形成正确的荣辱观。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乡村新风尚。

界山镇是“福建省孝德文化之乡”，自古崇孝，有众多的孝德诗篇、孝感人物、孝德故事。东张、玉湖等村重修扩建东张文化宫、玉湖陈氏祖祠、义烈祠和各村宗祠、庙宇等遗迹，作为乡村文明建设的教育阵地，结合族谱、家训、村志村史编纂工作和“新24孝”宣传，将祖传的优秀家训家风纳入乡规民约，让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明新风建设有机结合，引导教育村民积德向善、孝亲敬老。

玉湖、东张是著名侨乡，解放初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旅居东南亚的乡亲建造了近百幢中西合璧的南洋楼，还捐建玉湖小学、华侨桥和惠华中学。如今，界山镇正在东张村筹建港澳台侨史馆，通过陈列介绍老一辈华侨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家乡的事迹和故事，厚植乡贤文化，引导村民们见贤思齐，拼搏奋进，激励村民树立家国情怀，践行和传承传统美德，为家乡振兴贡献才智与力量。

现在，随着天马城小城镇的开发和乡村振兴“串点连线成片”工作的全面铺开，东张、玉湖、玉山、秀溪等村已纳入乡村振兴示范线路，将以龙马溪清新流域为主线，建设成山美水美环境美、乡村优雅宜居、生态特色鲜明的美丽家园。随着界山镇居民和人才的逐步汇集，中小学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医疗卫生设施的不断改善，大型商业集团陆续入驻，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界山镇将全面崛起，成为泉州北大门一颗越来越璀璨的明珠，助力泉港区腾飞！

陈金长，原福建省中福集团人事处长，福建省企业家公益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福州市泉州泉港商会常务副秘书长、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陈氏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与陈支平、陈祖基、陈顺燕等乡贤合编《玉湖忠孝家风与“海丝”路上南洋楼》等四部。

有乡愁，才幸福

/ 陈敬成

在外工作的人，总会与乡愁相伴。每每与乡愁不期而遇，思念总会伴随着一丝柔美的落寞席卷而来。那一刻，想家的热泪，温润了心灵。我不禁疑惑，古代人背乡离井成为游子，可能是戍守边疆，也许回家时成为了马背上的枯骨；也可能是为了生存而逃离，再也没有回家的指望，乡愁就成了他们生命中绕不开的主题。

在漫长的历史中，战乱、动荡、天灾往往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形态，乡愁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情感，也难怪在中国的文化史中，乡愁始终是庞大的文学命题，留下了数不清的乡愁文字。不管是“低头思故乡”的李白，或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张继；不管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王维，或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都曾站在异乡的大地上，远望苍茫，发出最为动人的乡愁呼唤。

其实，泉州中心市区与泉港区不过几十里路，本谈不上什么乡愁。但是，提笔念家乡，乡情乡音顿涌心头，突然会有一种很怀旧的心境。记得小时候，大约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农村烧饭以干树枝、杂草为主，一些人偶尔买些煤回家，用专用器械印制成“煤饼”（蜂窝煤），作为解决三餐的燃料。液化气在当时还是新名词，农民们根本不知其是什么玩意儿。还未上学时，我常

带着弟弟和邻居伙伴背着竹筐，到丁龙村靠近沙格界的山沟拾树枝，割杂草，树枝用于烧饭，有些杂草还可以拣出来喂猪、兔，至于是何种植物已记不起名字和模样。到了上学后，我就利用放学时间做些家务，挑水、摘花生、给自留地的菜浇水……俨然是个勤快的孩子。除了一年级跟随父亲在外读书，其余五年的小学生活我都是在老家的几间石屋里度过的。当时父亲在外教书，家里的所有家务都落在母亲一人的身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好在母亲克勤克俭，持家有方，我们兄弟三人尚不缺穿不愁吃，也有了比较好的读书环境，长大后各自都有了养家糊口的岗位。我想，同天下所有的子女一样，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念他们。人生的许多东西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子女者都要亲自经历过才懂得其宝贵和来之不易，才懂得去好好珍惜。

在我的农村生活记忆里，当时的日子虽然不如现在城市的儿童幸福：到游乐园玩，吃肯德基，看国外动画大片，却自由自在。早上背起书包奔向学校，一路呼吸新鲜的空气；放学了，到校外田地里玩捉迷藏、捏泥人、打沙战、采蒲公英，甚至跑到肖厝海边去拾苦螺、小贝壳，光着脚丫踩进海泥里，或奔跑于沙滩上，相互嬉水，别提多惬意。这比起城市的儿童来，更有乐趣。我有时在想，让城市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交换角色体验生活，或许对双方一生的成长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我的脑海里，故乡是一棵常青树，它时常有一股动力在激发我，鞭策我，催我奋进。离开故乡走向城市，是故乡给了我力量。尽管我只是城市上班族中的一员，尚无以回报故乡，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心里要求自己，一定得为故乡做点什么，哪怕是用手中的这支拙笔信手涂鸦，也要略表自己的一片心意。

1992年秋，我有幸到泉州晚报学习，适逢福建炼油厂（现福建联合石化）开始投产，当时的肖厝开发区（现泉港区）蓄势待发，整个惠北地区生机勃勃，充满着美好的希望。我受报社指派，偕同行驻点肖厝，系列报道肖厝开发建设的良好态势。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毕竟自己是肖厝人，看到家乡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世界的眼光开始关注肖厝，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当时的福建炼油厂。福建炼油厂兴建前，大约是在1985年，我的家有两个住址，一是南埔镇先锋村丁龙自然村，那里有我父辈筑造的数间石屋。一是南埔中学，当时父亲在校任职，母亲做学校临时工，一家人以校为家。虽然长住学校，但每隔几周我们都要从学校回老家一趟，用自行车驮些地瓜、菜脯之类带回学校。每次来回的路上，都要经外厝村，走长长的一段荒凉的赤土埔才到家，觉得路途异常寂寞、遥远。一转眼几年过去了，1991年福建炼油厂拔地而起并投入生产。昔日荒凉的赤土埔烟囱高耸，厂区、码头、生活区毗邻，水泥道路贯通，南埔、后龙一带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前未曾想到的事一桩接一桩成了现实：农民变居民；农民当工人；农民做菜农……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感受到了外面世界带来的精彩，连70岁的老阿婆也学了几句蹩脚的普通话，带着土特产地瓜、海蛎、花生等到炼油厂生活区市场去贩卖。家乡的人民绝对没有理由否认国家兴建福建炼化公司而带来的无限生机和由此而触动的全新思维……开发建设，是泉港人民的历史之幸。虽然环境问题让人耿耿于怀，但是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现实却不容否定。

1992年，我刚参加工作，较常回家乡，那时候觉得开发的步伐还

是慢些，大的项目不多，开发的片区不大，乡亲们的开拓意识还是不强。当时肖厝镇为全国第一大建制镇，辖南埔、后龙、山腰、涂岭四个办事处及国有山腰盐场，人口近30万人。借党报记者工作的便利，我对家乡的一些事情，大到开发建设，小到风俗民情，都曾作过报道。可以说，家乡的一草一木的变化都成了我关注的对象。到了1997年市管的肖厝管委会成立，由于工作变动，我已离开报社多年，没有机会再为肖厝（泉港）的发展呐喊助威，尽管如此，我仍以一名普通泉港人的身份和心态关注着家乡的前景。

两年前，我小时候居住过的老乡村被列入泉港区石化基地安全控制区征拆迁的范围。尽管万分不舍，我们还是第一批签字同意拆迁，也算是为家乡的发展做点贡献了。几间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老房子，成了我们这代人永远的回忆。20年前几乎还是农村的泉港区，当时没有一条像样的市政道路，没有一座高层建筑，没有宽敞的大型超市，更没有什么公园绿道……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石化安全控制区建设项目的推进，城镇化加速提升。在这一高起点上，泉港着力提升城市规划水平，绘制了“中心城区+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的城市发展蓝图。在中心城区，结合项目安征迁、石结构房屋改造等，加快中心城市组团开发、片区改造，引导农村人口聚集；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把各镇、街道打造成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渔业重镇、文化旅游名镇；大力创建绿色村庄、特色渔村、传统村落，打造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

产业欣欣向荣，城市蒸蒸日上，一个全新的泉港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青山绿水的家乡在等待游子们去亲近。

如今，故乡的青山依旧，绿水长流，故乡的炊烟已脱去锦织的轻

纱，离长期生活工作在外的我和下一代人愈来愈远，我们难以再见徐徐升腾的炊烟。但是，无论走到哪，在我的记忆深处，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永远怀恋。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希望每个人都记得住乡愁，希望每个人的乡愁都是美丽的。

陈敬成，福建省作协会员、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泉州市委宣传部、泉州晚报社首批网络新闻评论员，曾任《泉州企业家》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文学作品入选《1949-1999泉州文学作品选》《爱的音符》《泉州文史》等多部书籍，编辑、发表文学、新闻作品近百万字，出版杂文集《温陵杂谈》。

淡出历史视野的“峰尾娘子”标签

/ 陈伯强

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是介绍福建三大渔女的。这三大渔女分别是指生活在惠安县的惠安女、泉州蟳埔村的蟳埔女和湄洲岛的湄洲女。她们都是靠海为生，以渔为业，所以被称为渔女，均以独特的服饰穿戴而著称。

作为一名峰尾人，读完这篇文章，我的第一直觉是：怎么没有峰尾娘子呢？峰尾娘子也是渔家姑娘，曾经也是“水娇娘”，长相“水”而且名声响当当，为何就这样逐渐淡出历史的视野呢？

峰尾娘子早期是指住在峰尾古城里的女子，后来泛指峰尾镇的女子。

“娘子”一词，古意盎然，让人不由地想起戏台上的“娘子”“官人”之类的称呼。宋代之前，“娘子”专指未婚的少女，意同今天的姑娘。唐代玄宗宠爱杨贵妃，杨贵妃在后宫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宫中号称为“娘子”。这里的“娘子”，显然已不是指少女了，但也不能理解为是对妻子的称呼。到了元代，社会上已普遍称呼已婚妇女为“娘子”。明代，一般习惯称少妇为“娘子”，而且带有娇爱的味道。唐宋两朝，男子和女子打招呼，不管是否相识，一律可以称为“娘子”，年轻一点的可以称呼为“小娘子”。

“娘子”和“小娘子（绣娘子）”的称呼，至今峰尾人尚在使

用，确实是很古味很典雅。

谈起峰尾娘子，自然要先好好说道说道峰尾古城了。历史上峰尾曾有过堪拟都市的繁华，号称“小上海”。从现存纵横连接的巷道，依稀可见还有着许多旧时期的店铺，可以看出当初的繁华景象。明清二代，峰尾无畏的讨海人，为了生计打破了官方的“禁海令”，打渔走远海，贩布下南洋，购米到台岛，这里一度成了贸易的集散地。峰尾港成为与深沪、祥芝、崇武齐名的四大渔港之一，繁华盛极一时。

以上这一切，当然是驰骋海疆的峰尾男人的功劳。峰尾娘子呢？则悠闲得多，清闲得多。由于峰尾当地经济繁荣昌盛，又加上人多地少，根本没多少农活需要侍弄耕作，当地的女子根本无需像其他地方的女子那样蓬头垢脸讨生活，自然一个个出落得肤白貌美水灵灵的。自此，“峰尾娘子”的美名不胫而走，名扬远近。

关于“峰尾女子”养尊处优、生活优渥的说法，可以从当时女子缠足的盛况得到佐证。因为贫穷人家女子，是需要下地劳动的，缠足自然是极不方便的。只有富贵人家，有闲且有钱，不需要劳作，才能缠足。据《惠北妇女缠足陋俗》记载，女子缠足在清朝光绪年间最盛，峰尾、肖厝被称为缠足村，有“肖厝娘子沙格脚，峰尾娘子金缚脚”之说。20世纪初，涂岭、界山地区缠足的女较少，农村也只有20%，但峰尾、肖厝一带占95%，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结束此陋俗。目前峰尾、肖厝尚有为数不少的缠足妇女，他们仍保持着古时的打扮，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迹。

我有一个伯母，今年九十多岁了，是个缠足妇女。每逢过年过节，我去看望她，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起今年又有多少个电视台来采访她了——她就盘腿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电视台架着摄像头，对着

她，先来个全身照，再来个脚部特写……言语中，有自诩，有落寞，有对岁月的哀叹。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夕阳的掩映下，缓缓说着往事，说着人生的点滴。

养尊处优、生活优渥当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代价之一就是上面说的缠足盛行，代价之二是经济不独立，在社会地位上有极大的依附性。

我的外婆就属于典型的“峰尾娘子”。我在《外婆没有名字》一文中曾经写过：“我从小在外婆家里长大，却不知道外婆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大家都叫她XX婶，但那不是她的名字，XX是外公的名字。按我们乡下的习惯，女人嫁到夫家，人们就称她为某某（丈夫的名字）嫂，年纪大点的就称某某婶。尽管外公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我外婆依然没有自己的名字。”（2003年3月3日《泉州晚报》）直到去世，她的墓碑上清楚地写着“刘邱氏”三个字，刘是外公的姓，邱是外婆的姓，我的外婆还是没有名字。

那篇文章写的是我外婆，但它又何尝不是峰尾上一代女子命运的写照呢？她们一辈子活在男人的荫底下，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待归航的男人满载而归。

在归航与守望中，岁月缓缓流淌，她们则慢慢老去。

然而她们并没有活出真实的自我。

后来一代的“峰尾娘子”情形稍微好了一点。改革开放后，峰尾一带办了不少的羊毛衣厂、来料加工厂。许多峰尾女子开始进工厂上班或者领针线活回家加工，靠着针织、绣花、缝扣子、串珠子等手工活，开始了自立更生的生活。有一时期，峰尾的“小娘子”曾被称为“绣娘子”。“绣娘”者，专事女红制作也。从“绣娘子”这个词，你完全可以想像到她们的心灵手巧、兰心蕙质。还有一批人开始进城

了，她们在电子厂、针织厂、服装厂、饼干厂的流水线上绽放着青春光彩。当然，也不乏有些佼佼者，她们通过勤奋地学习考上了中专、大学，跳出了农门，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峰尾娘子”这个名号这个称呼，叫的人渐渐少了，“峰尾娘子”这个标签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视野。有时候，人们尽管还会戏谑地称一个峰尾女子为“峰尾娘子”，但语气间完全是开玩笑的、闹着玩的。

如今，走进新世纪，泉港建区20年，翻天覆地慷而慨，峰尾女子，和广大泉港妇女一样，以一种更加崭新更加昂扬的姿态走进了新时代。2002年，区政府颁布了《泉港区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确定了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六个优先发展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2012年，区政府颁布了《泉港区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更加重视妇女在新时代的作用。目前，泉港区妇女已成为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生力军，经济地位明显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参与民主管理和决策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妇女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男女受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妇女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步提高；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机制更趋完善，妇女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得到进一步贯彻，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改善。

新一代的峰尾女子，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成长为一支建设家乡的重要力量。妇女已是峰尾的半边天。她们办工厂建企业，她们有知识有文化，她们善持家会育子，她们参政议政有担当，她们商海拼搏扬帆，她们微商带货直播，她们充满了自信、活力和朝气，她们是巾帼英雄，她们是铿锵玫瑰……她们用勤劳的双手，织出幸福的彩虹，绘出美好的明天。我曾经在炼油厂新厂房的工地上见过她们；我

也曾在深海海带、海蛎养殖场见过她们；我亦曾在圭峰塔下的广场舞中见过她们；我又曾在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见过她们；我还曾在区人大、政协的会议现场见过她们。她们的身影出现在各种场合，她们有着不同的奋斗历程，她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她们是新时代的女性，她们抒写着新时期的风流。

她们不再是被标签化的“峰尾娘子”，她们是新时代的女性。她们随着新区的建设而成长，她们正在为新区现在的建设贡献汗水和智慧，她们还为新区未来的发展而璀璨绽放。

峰尾女子，她们独立，她们自信，她们充满活力，她们意气风发，她们斗志昂扬，她们拒绝被标签化，她们要活出新的模样。

你可以称“节约衫民主裤”的惠东女子为惠安女，你可以称家住蚶壳厝头饰“簪花围”的女子为蟳埔女，你也可以称身穿“帆船头、大海裳，红黑裤子寄平安”的女子为湄洲女，但你现在却不能称峰尾女子为“峰尾娘子”了，因为——

她们是拒绝被标签化的新一代女性。

陈伯强，笔名淡泊，福建省作协会员、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泉州市校园文学研究会理事。1988年处女作《病》发表于《杂文报》，2003年8月出版个人随笔集《侃死人不偿命》，2012年12月出版个人随笔散文集《青春不肯老去》。

春水垂钓入梦来

/ 连景彬

泉港坝头溪发源于涂岭镇西北部的吊船山，流经坝头盆地，一路向东南流去，最后汇入大海。

三四十年的坝头盆地，中央大小溪流纵横交错，良田沃土千顷万亩；而盆地四周山丘连绵，村落散布其中。

有溪有潭就有鱼虾悠游浅戏。不曾有人投鱼放苗，也不曾有人投食喂饵，鱼族虾类自然繁衍生息，丁口旺盛。

早春二月，春雨绵绵，溪里春水渐涨，白条鱼们成群结队在溪水浅层穿梭嬉戏。白条鱼身子细扁狭长，通体银白，喜欢在水表层觅食游戏。这鱼儿不惧人也不怕生，村妇在溪边浣衣，顽童在浅水濯足，它们也敢凑上前来，或摩挲肌肤，或吮吻脚趾，活泼泼煞是可爱。

白条鱼可以钓也可以捞。用捞自然最省事。这鱼儿尤喜油香浓郁的饵料，可用少许花生油把谷糠麦麸炒香，然后把炒香的糠麸均匀撒播于水面，等鱼儿聚拢来抢食，瞅准了一网兜捞起，通常会有小半斤的收获。以我看来，用捞未免粗暴寡趣，我素来钟情于垂钓。钓白条鱼，鱼钩要小，鱼线要细，浮漂要轻，鱼饵要香。面粉炒香，加水和成小面团，搓捏成小面丸，鱼饵就成了。寻溪流水面开阔平静处下钓，往往钓饵一入水，鱼儿就会闻香而动，前来抢食。

这鱼儿性急，吃相难看，吞饵动作特大，却常常吃不准香饵。没经验的“菜鸟”看那浮漂猛的一沉，急忙提杆，十有八九要脱钩。我呢，不急，等鱼儿吃稳了再收线，定是一杆一条鱼。钓白条鱼，最佳时段是清晨六七点，过了这个钟点，鱼儿就困乏了，不爱觅食，当然也就不易上钩。

夏天是钓塘鲷的好季节。塘鲷即胡子鲶，这种土生土长的胡子鲶，体型偏小，体色发黄，浑身布满粘液。塘鲷是底层鱼，喜混迹于塘底污泥，尤喜藏身于石罅坎穴。这鱼儿是杂食者，偏好肉食。钓塘鲷，鱼钩要大一点，钓线要强一点，钓饵以活蚯蚓为上品。选一个不与外界流通的深水潭，水草要茂盛，萍藻要密布，这样的潭塘鲷多，易上钩。我钓塘鲷，只需鱼线和钓钩，不用钓杆，不施浮漂，全凭眼神和手感。活蚯蚓顺着钓钩的弯儿穿上去，多余的一截掐掉，以包住鱼钩为宜。钓线不往潭心抛，只往近岸深水处慢慢放下去。线放稳了，另一端固定在岸上；隔三四米，布上一钓，一次可布上五六钓。这种不施浮漂、不用钓杆的钓法，是本地祖传下来的，俗称暗钓法。暗钓法尤其适用于钓鲈鳗和塘鲷。

你看到钓线突然拉直绷紧，那是鱼儿上钩了，这时不要急于收线。塘鲷特生猛，扭劲儿特大，你猛的拉线，很容易线断鱼跑。你得悠着点，看鱼儿绷着线，一会儿挣扎向东，一会儿折腾向西；等它累了，消停了，悠悠地把竿提上来，把网兜里的鱼摘下来扔到鱼篓里，鱼儿活蹦乱跳的，还会在篓里蹦上半天。

众溪鱼里，我偏爱鲫鱼。鲫鱼身材匀称，模样俊俏，背脊深灰色，鱼肚银白，令人赏心悦目。鲫鱼属深层鱼，喜潜游于溪底，你很难在水面觅其踪影。这鱼儿群行而动，择食而居，也是杂食者。钓鲫鱼，要觅溪流拐弯处；拐弯处往往水草丰美，鱼食丰富，是鲫

鱼生长的乐土。鲫鱼天性机警胆小，钓鱼最好单独行动。钓饵可素可荤，也可荤素结合；活蚯蚓、猪油面团都是它的最爱。你在岸上不能有任何动静，一有动静，溪底的鱼儿早跑光了。装饵动作要轻，抛线动作更要轻。钓下好了，你耐心等。鲫鱼吃食特谨慎，它先观察，再试探，确信没有危险了，它也只是先咬半口，并不一口吞下。你不了解它的习性，保准回回空手而归。要钓上鲫鱼，你得比它更聪明，比它更有耐心。鲫鱼吃食，绝不一拥而上，总是让最大的头鱼先吃，而后从大到小挨个儿来吃。你钓上来一条大鲫鱼，下面还有一群等着你，所以淡定很重要。

接近冬天，降水少了，溪流明显瘦了下去，池塘水潭也瘦了下去。等到水位降到仅没小腿，就是下溪下塘摸鱼的时候了。村里的摸鱼好手们一起趟到溪流里，或者池塘里，先把水搅浑淌浊。等鱼儿在浑水里昏了头，大伙儿就把双手插到水里，边走边摸，一旦触及鱼儿，手心一兜，鱼儿就在掌握之中了。在溪里的人摸到了鱼，把鱼捉起来，扔到岸上，岸上的人再把蹦蹦跳跳的鱼儿装到鱼篓里。这个时候的溪鱼，无论是鲤鱼、鲫鱼，还是鲢鱼、鲈鳗，一律肥美壮大。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钓鱼早已成了陈年往事；聊以安慰的是坝头溪依然水清草美，终年流水潺潺。每当春天如约而至，少年垂钓旧事，时不时会闯入梦乡来。

连景彬，泉州实验中学高中语文教研组长，泉州市普高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有十多篇诗歌和散文作品在《美文》《中华活页文选》《福州日报》《泉州晚报》《瓷都德化》等报刊杂志发表。

这里的春天爱赶早

/ 陈伟泉



《坝头溪新貌》刘燕林 摄

（一）

走进故乡，走进湄洲湾，走进母亲最深情的一双眼眸里。
湄水已经沉寂了多少年，湄山又仰望了多少年，湄洲湾上的妈祖，在风霜雪月里又站立了多少年。
乡愁被风干了，贮存在记忆的口袋里，如今已是满满三大筐。
儿时坐荡过的小木舟都收进历史了，而曾经安抚过的鹅卵石，现又不知家安何处？
在惠屿岛，我把心事整齐地晾起，折叠在童年的第二个抽屉里，等待着潮水一次次涌来，一次次把我的眼眶打湿……

（二）

站在故乡的门口，我迟迟不敢踏进。近在咫尺的距离，此刻，心跳加速得不能自己。
凝视这一片湄洲湾的水，我把思念折了又折，前仆后继地蜂拥而来。
落日斜阳，那闪闪发光的满脸金豆子啊，你又泣向谁？

(三)

蘸着故乡的水写一首诗，所有的灵感都被冻结。写下的第一个诗句，必是离开你之后的第一缕忧郁。

渔舟、海产、瓦石房……它们陌生而又鲜活，在记忆里紧紧相依，诉说着一段比堪比同胞手足的情愫。

在惠屿岛，春天爱赶早。雾气把水路笼罩，海鸟恣意飞行，姑娘舀起了第一桶春水，浇灌着肥沃的来年。

(四)

天又要亮了，大海从静谧中醒来，渔村从墨画中醒来。船上的夫家，从记忆的船笛中醒来……

记不得这是第几辈子了，惠屿岛上的孩子，在这湛蓝的湄洲湾里颠簸起伏，平凡的日子也随着起伏。从此，孩子们习惯了听着潮音睡去而后醒来。

海风多腥，但船家的孩子早已无泪，因为打小，他们就已归聚大海。一辈又一辈，他们注定着，也都要融汇入眼前这片大海。

出海、撒网、归家……而后渔歌唱晚。渔是永远不歇的时尚话题。生活的本质也就是如此简单，每天循环往复。

寻一个闲暇的夏日午后，船家的老人们总喜欢捧着一杯烈酒，邀上几个好友就着时光谈话、畅饮。或是会坐在摇摇晃晃的船舷上，看着家，又看着潮水，汹涌地来，又任凭它汹涌地去……

(五)

这就是惠屿，泉州市唯一的海岛行政村，湄洲湾上一颗原始而又璀璨的海上明珠。

初秋的一个午后，我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海岸线。伫立在岸边，任海风吹拂，咸咸的海腥味扑鼻而来，我似乎听到了多年的故事还在诉说，迫切地在向我诉说。

在惠屿的礁石上游走，一枚枚海螺在嶙峋的夹缝中兀立，时而也会调皮地探出头来。它们没有贝壳的多彩，没有游蟹的活泼，也没有海蜇的矫情……但礁石缝上的海螺，它们的模样此刻多像一个守海的女子。也许，就是这样的，默默地守候着心中那段关于海关于家的故事。

(六)

与美丽的海螺一样，惠屿岛上的人们心中同样也贮藏着一个诉不完的梦。这座不曾被开发的处女岛，几年前才正式通上了水电，架起了通讯电缆……如今，在惠屿岛上，你会随处可见一座座人工海域养殖基地，有牡蛎、鲍鱼、海带、紫菜、江蓠菜……特色的海上渔排早已盛名远扬。这座曾经被人忽视的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孤岛，三百多户的人家，由此把生活过得日益生机活跃了起来！

除了盛名远播的海上渔排，惠屿岛能与大海朝夕相伴，与海鸟日夜相栖。岛上的树林茂密，沙滩干净，环境清幽，民风淳朴。近年来，惠屿岛上还开辟了晋富宫、神井甘泉、德政碑、圣蛙石、名人石刻等系列旅游景点。此外，在惠屿岛的不远处，还开发有万吨油

码头、大小油轮、渔排网箱、海鲜大排档等第二、第三产业的旅游胜景。这对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为此，我甚至愿意去相信，每一个前来岛上看海、看渔的人，他的心情是空灵而沉醉的。空灵于惠屿岛的淳朴、幽静和天然；沉醉于惠屿人民的勤劳、纯洁和坚毅……在惠屿，这座隐居在古老泉州最北端的省级十佳魅力乡村，正用它淳厚的风情、美丽的故事与纯洁的秉性，欢迎着五湖四海的观光友人的到来……

(七)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对理想生活的诠释，或环游世界，领略异国风情，或隐居田园，悠然度过一生。但对于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人而言，真正能够实现理想生活，大抵还是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一座幽静的海岛上。茶余饭后与家人一起，可以凝视白云的舞蹈，仰望海鸟的飞翔。在海边无忧无虑的生活，用心记录下属于这座小岛自己的一年四季，娓娓诉说岁月的从容。

生活若能如此，足矣……

陈伟泉，笔名陈客、刺桐飞花，福建省作协会员、泉州市作协常务理事兼青创会副主任、泉州旅游协会旅游文学专委会副会长、泉州市校园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诗客微平台、西海岸文学平台发起人兼运营主理人。曾获泉州市文学奖、《泉州文学》优秀作品奖等，诗文散见《诗刊》《诗潮》《星星》等刊物。

百年潮涌冀图强 廿载踔厉奋芳华

/ 刘宗利

以前称之“肖厝”，现在则叫“泉港”。这些年，或于报章杂志，或于招牌路标，甚而只是身边有人不经意地谈起，无论走到哪里，这两个词语，总能第一时间抓住我的眼球和我的听觉。关于它的一切，都会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它在大泉州焕发的耀目光彩，也因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泉港人。这是一种天然的亲密牵绊，似迫于身侧的影子，或长或短，或浅或淡，见着光，它就跳了出来。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漾起一池春水。1998年，正是我踏入新闻报业的第一个年头。从彼时起，清源古郡多堪纪，刺桐乡里观山海，开始了我跑泉州、写泉州的生涯，自然也就把目光投向泉北这片热土。

先贤宏志，擘画蓝图。1917至1919年，孙中山倾其毕生学识著《建国方略》，系统地抒发自己的建国宏愿和构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实业计划》部分，他设想的建设沿海商埠和渔业港中，便把湄洲港（肖厝港）设为15个渔业港之一。由此见得，在伟大先驱眼中，湄洲港（肖厝港）的优质天然港口条件实应善加运用。时光跨越百年，则现时本地生发的变化，恐怕要大大超出中山先生的想象，此等创设，亦足慰藉先贤之英灵。

“暖韫卿云瑞气浮，水天掩映似仙洲。”从湄洲港（肖厝港）的地形海岸线看，显然古称灵愿的湄洲岛之功可谓大焉。在这个大体呈双手环抱状的港口外端，湄洲岛恰似一扇屏风，纵列海上，葱茏毓秀，无畏地遮拦着自台湾海峡袭来的大风大浪，令港口尽得波晏浪平。也因而，神女妈祖道临湄洲，广庇行海船民，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危樯一信风。

越过湄洲岛，一处枕山襟海、雄迈壮阔的大港湾显现于前。计算今日泉港区的海岸线，其长56公里，约一半为深水岸线，海域宽，航道深，通常达12-20余米，常年不冻不淤，且具有优良大港的隐蔽、风浪小、避风条件好等特点。也难怪中山先生卓有远见地列其为重要渔业港。

然而，长期以来，泉北的天赋姿容却无由得见。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人们多惯于在土里刨食，所谓“一季番薯半年粮”，至于拓海为疆，依海而兴，尚称有心难为之事。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走进山腰，那还是石板路铺就的小镇主道，仿佛自然生长的低矮店铺挨挨挤挤着，杂乱的电线披挂在灰白的电线杆上。彼时山乡大地上的僻远小镇，这样的风景比比皆是。归根结底，在于其传统经济形态，小农种植和简单渔业决定了人们的收入结构——先填饱肚子，再谈发展，有限的消费需求终究支持不了太大的城镇商业。

但改变悄然而至。1993年，一辆辆推土机开到了海边，红黄的土地平整出来，脚手架也立起来，福建炼油厂开工建设了。多年以后，我们方始明白，这是一场巨变的先声：硕大的球状、圆柱状钢铁巨构，蜿蜒往来的金属管道，将重塑这里的许多岸线风景。之后，绵延大地上的村居、街道、农田、河流等等，也将迎来它们各自的蜕变和新生。

1996年，惠北成立肖厝管委会；2000年12月28日，泉港区正式挂牌成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港人，我有幸应邀莅临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依托天然优质港口条件，泉港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将自己定义于福建省乃至中国重要石化基地。

终于，大海还是以其广博的胸怀和丰厚的馈赠，祝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前些时候，再一次和友人沿着锦绣湖畔游赏。林荫花丛，浅道蜿蜒，一泓秋水，盈盈明眸。流连闲亭木廊，有老叟斗棋品茗，踱步广场石桥，见稚童游戏骑行，语笑欢声，熙来攘往，端的是“太平胜景、行乐人间”。凭湖远眺，一座繁盛的现代新城横列于前：有6车道的宽阔大马路，忙碌有序的车辆穿梭其间，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建筑，有些还披着绿衣攀附着脚手架。入夜，则商街夜市竞呈异姿，霓虹闪烁，人声喧嚷。城市风貌，凡此种种，即取锦绣湖周边作一小样本。二十年泉港进步之速，应超出最乐观预言家的想象。正如泉港行政区划的升级之路，从一隅小镇到大市辖区，这方土地完成了它的涅槃。

泉港涂岭镇，隔个时段总要走一趟，因为总有朋友慕名这里的七彩石头厝——樟脚古民居。甫一抵达，见到偌多错落高下、颜色鲜明的石构房屋，朋友们总是禁不住赞叹连连，继而大摆角度，将眼前的新奇尽情剪裁，揽入镜头。作为一个怀旧的居住样态，樟脚民居被较完整地保留下来，那些石头房子现在已没人再住。原先的居民，大多下山进城成了市民；一小部分就近另择处所，建起几层的现代钢筋水泥住宅。窃以为，这是更好的升华，从民众福祉改善的角度。细想来，樟脚的石头房子，单层，狭门，窄窗，厚墙，必然有采光、通风、面积等不尽意处，安全事实上也是成虞的。一家，

又一家，人们从石头房子里搬了出来，这是一个又一个关于迁徙的故事，而泉港的腾飞，提供了这些故事的大背景。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诗和远方”在哪里，家永远是一个人的归宿和心灵的挂念。一个地方，只有让人把心安下，这个地方才有情怀；一个人，只有把心安下，才会为生活不懈奋斗。

二十年，泉港从一个传统的农业乡镇，蜕变为现代化工业强区；

二十年，一座绿色宜居新城，惊艳了人们的目光；

二十年，一座民生幸福之城，崛起在闽南大地上。

曾经的“涨海声中万国商”，曾经的“梯航万国、舶商云集”“车马辐辏、货物山积”，泉州的辉煌灼照了过往千年。今时，“泉港”这个向海而兴、以港为名的刺桐新枝，正茁壮于清风阳光之中，为复兴“东方巨港”的荣光而踔厉奋进！

刘宗利，中国网中国舆情编辑部主任，福建省文化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闻稿散见新华社、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网、央视等中央媒体及报刊。

心路

/ 陈祥莺

小时候，我的心里有一条路，它通向外面的世界，听说很精彩，让我心驰神往，充满憧憬，充满想象。偶尔瞥见邻居家那台闪着雪花的黑白电视机里的城市真的很不一样，有车、有楼房、有水泥路。而且，那道路上还有红绿灯和斑马线。看看自己天天走着的乡间道路，刮风时的尘土飞扬让你只能眯眼，下雨时的泥泞不留神就会摔个大跟头。

小时候的我喜欢利用劳作的空隙时间，站在海边或山头，极力瞭望远方，努力地想象外面的世界。一回到了家里，就要面对父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状态。他们那么辛勤地从海里打捞生活，田地里刨口粮，黝黑的皮肤，长茧的双手。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总是不理解父母常常在晚餐时聊起地瓜长大个了或是海蛎肥了之类的话题，他们可以激动地说到我都入眠了。可是，对于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往往只有一句话，“作业赶紧做好，过来帮忙。”

小时候的我们从记事起，都要帮衬家里忙活着生计，上山下海，农活、打渔、砍柴、做饭，没啥不会的。直到到了上学的年纪，除了作业之外的放学时间，田埂上、海岸边，到处都有小伙伴的身影。

小时候的我刻苦读书，那时其实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想到多写作业多看书，就不需要天天干活了。我不想自己以后也这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羡慕电视里那些女生穿着裙子、踩着车子、背着包包优雅的样子。

时间真快，转眼间，我长大了，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中，如愿以偿地来到城市工作，也算是到了“外面的世界”了吧。外面的世界果然很精彩，灯红酒绿让人流连忘返，功名利禄叫人争先恐后，人脉错综复杂，资源水乳交融。对我而言，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美好，一路诱我前行。

依稀记得，初来乍到这座城市，工作之余，我经常出去逛街，不为购物，就是喜欢柏油路的干净与宽阔，喜欢路边上的绿化，就连红绿灯交替更迭都是一帧帧风景，感觉像是灰姑娘进了童话里的城堡。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都市的竞争那么激烈，那么残酷。岁月不经意地就磨平了我的棱角，职场熙熙攘攘的嘈杂反倒让我平静地驻足观望，心底里曾经规划了无数条闯荡的道路，无数个勇猛的目标，渐渐地，渐渐地，我也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平凡的路。然而，走着，走着，居然发现兜兜转转，心早已绕回来时的路。

那时候，乡间的土路，没有路标，没有灯控，没有喇叭，通行避让靠的是扯大嗓门吆喝；不懂交通法规，不分机动车与人行道，遇见挑着重担的人会主动让道；就算是隔着拖拉机轰隆隆的声音，也要互相打个招呼；山上山下传个话，中途还会有人帮忙转达，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秘密隐藏。一路走来，那么纯朴，那么真诚，充满温暖。

转眼又数载，因为父母搬迁到镇上，许久没有走过乡间的那些路，甚是想念。择日故地重游，我不禁惊呆了！村里祠堂前的土路铺上了水泥；旁边的健身器材、球场、棋牌一应俱全，山脚下的路也改造成八车道的沿海大通道。运肥料的车可以直达山顶，再也不用肩挑手扛；海里的收成，用小船搭载。外海那个遐迩闻名的肖厝港口引进了数十万吨油轮，飞翔的海鸥更多了；内海的惠屿岛还引来了成群的白鹭，这可是对环境要求较高的鸟纲类动物，由此可见这里环境的治理水平非同一般啊！美丽乡村的外墙绘画与绿水青山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如诗如画！

静静地细细思量，方才读懂自己。心路千万条，通往家乡的那一条，永远最清晰、最留恋！

陈祥莺，泉州市第一医院文联副主席、鲤城区作协常务理事，文学作品散见各级报刊。

此番远行又重了归途

/ 庄毅滨

它于我至极的热情
兼或有淡淡的遗忘
常有穿堂的风穿过古厝
石板条上的阳光也要松动
鞭炮、纸钱、香火闪过老旧的红白仪式
摔出去的木头泄露天机

占一卦吧，告诉我
海风到底带走了什么
庭前的青苔漫过石阶
摇动一把老竹椅
竹椅摇着我的阿嬷
咯吱咯吱的慢慢摇
她耳朵里藏着一座大海
涛声太大以至于听不见子孙的回响

我祈求，多给一点时间
我的乳名将与百川一同汇入大海

或晒成一把粗盐巴
或挤入砖缝之间
或成一阵闽南风

已无处躲藏的夜的街区灯火通明
我猜，你定责备于我
未能见证广厦拔地而起
也错过了海岸线美好如初
我劈开群山
径直向最熟悉的地方去
来过的地方长出青青草
竟漫过了我的腰
它们抱住了我，留住了我，守住了我

成为海鸥的眼
啄食浪尖的花瓣
成为大浪的脊梁
奔向海天一线
成为天涯海角
投向千里之外的泉港
——湄洲湾的掌上明珠

庄毅滨，民盟盟员，遂宁市作协会员，《零度》诗歌民刊编委，诗歌作品散见各级报刊。

湄洲湾畔蓝天作证

/ 郑其明

2000年12月28日，泉港区宣告成立。这一天全区花团锦簇，彩旗飘飘，鼓乐喧天，礼炮烟花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欢声笑语，古乐乡音回荡在泉港的上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步履蹒跚，到步伐坚定，从呀呀学语，到引吭高歌，泉港人挥挥手已过20年。

二十年来，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泉港人乘风破浪，砥砺前行，筑起了福建石化强省和东方大港不是梦的现在和未来，崛起了一个绿色的现代化石化港口新城。

东方大港：长风破浪会有时

春潮带雨晚来急。泉港经历了肖厝镇和肖厝开发的体制，每向前迈进一步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旧体制成为改革发展的瓶颈。肖厝易名，泉港建制，才是新时代改革发展之路，泉港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改革发展，犹如急急鼓敲响在泉港大地上。

“世界不多，中国少有”，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这样称赞湄洲湾肖厝港。加快泉港发展，走出百年困惑，打好港口牌，成

为泉港发展战略的历史性抉择。

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催生了泉港石化业与设区建制的坚实基础。纵观世界，许多发达城市的发展皆因有了港口，如美国的纽约、德国的汉堡、荷兰的鹿特丹、日本的神户。没有港口，就没有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梦想试验场”的深圳，以及跻身世界著名港口的大连、舟山……

昨天的落后，并不意味着永远落后。当泉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巨大差距时，这种差距给泉港的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后发”优势，从而实现跨越性发展。

二十年来，泉港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一任接一任。他们带领四十万泉港人，演绎着一幕幕“以港兴区”的动人故事。

二十年来，泉港人勇立改革潮头迎风搏浪，弘扬闽南人爱拼敢赢的创业拼搏精神，挺进湄洲湾，加快肖厝港口建设，跨入国家一类口岸和首批中国台湾直航点行列，以港口为新兴的海港经济，引领泉港经济步入快车道。

漫步在沿海大通道上，漫长的黄金海岸：一处处大中型港口比比皆是，一排排巨轮吊车傲立码头，一个个圆形宏大的油罐，勾勒出一幅幅无比动人的画面。热闹非凡的海面上，一艘艘大型巨轮踏浪而来。码头上泊着的巨轮、驳船、港作船来回穿梭，大有一派“百舸争流”的景象。是港口，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把冰封已久的泉港“激活”了。

据悉，泉港港口万吨级以上的码头有十几个。去年港口吞吐量约4598万吨，泉港关区与“一带一路”25个国家的进出口额占泉州口岸的73%。港口建设显示出它无比的魅力，引领了石化园区、港口物流园、油品和化工品仓储物流中心的规划建设。

人说“三十而立”，泉港却刚过二十，已承载着一个实现东方大港的梦想。在这二十年荡气回肠的岁月里，泉港的故事只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石化产业：砥砺前行再出发

轿车飞驶在宽阔平坦的城区大道上，如同飞驶在一支激越明快的进行曲中。我们满怀欣喜与激动，感受着这片土地上奏响的石化乐章。

2002年9月，福炼一体化项目可研报告获国务院批准；2004年8月，一体化项目基础设计协议签署；2005年7月8日，福炼一体化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2007年6月12日，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2009年11月，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投产，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017年上半年，启动石化安控区“民心工程”建设，目前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福炼一体化项目建设和石化安控区建设，涉及到几十个村千家万户的征拆安。动迁数万人，实现了农村向中心城区的安全转移和融合，又加快了泉港城市建设的扩容提质，数百个城建项目和高标准中心城区建设，矗立着不计其数的云城大厦。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那么，福建石化强省之梦的实现，则是泉港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正是由于他们的创业与奉献，换来了全省石化产业先导区的现在和未来。

泉港作为福建三大主导产业石化工业的龙头基地和三大主枢纽港

湄洲湾主港区，已荣获“中国石油化工园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园区”和国家九大炼油基地。石化园区连年进入中国化工园区前二十强，去年石化产值1150亿元。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泉港，是一幅气势恢宏的石化卷轴，它似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示。

泉港的发展历程，是八闽大地石化“千年第一回”和“东方大港不是梦”神话般的泉港故事，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城市建设：九万里风鹏正举

二十载，弹指一挥间。泉港长大了，长高了，长美了，长绿了。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从外地返回家乡的泉港人，辨不出这里昔日的模样，疑惑在片刻间化作了由衷的感叹与喜悦。

从前的泉港隶属于惠安，俗称“头北”“惠北”。当时连条像样的路也没有，更谈不上建城。二十年来，泉港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城市规划指导下，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泉港已基本建成12平方公里的城市核心区，南部生活区和功能区。聚焦产城融合发展战略，加快绿色生态大后园建设，城市管理常态长效，城市环境不断优化，城乡大道四通八达的目标。

近几年来，泉港站在新的战略高度，按照城市发展服从于石化基地和港口建设的要求，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调整修编。在推进中心城区建设中，坚持“港城、石化、滨海”特色，加快城区要素集聚。2019年169个城建项目完成投资120亿元，房地产施工面积358万平方米。城区“一中心，四组团”联动发展快速推进。2020年全力落实城市能级大跃升行动，加快源昌、世茂、永嘉天地二期等51个

项目建设，施工面积达381万平方米。完善教育、医疗、商务、娱乐等基础设施配套，满足大量人口快速转移城区的需求。城区第三产业发展迅猛：酒店餐饮、文化娱乐、商贸服务、金融电信等行业繁荣昌盛，城市生活配套和城市功能日益完善。随着泉港的开发建设，文明泉港、生态泉港、法治泉港和平安泉港已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一座环境优美，格调高雅的绿色石化港口新城正在崛起。

登上高楼，举目远眺，眼前展现的是一幅幅绚丽的时代宏图：一条条城市大道支撑着现代化的石化港口新城，四通八达，纵横交错；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托起了现代化城市的雏形；一个个长臂揽月的码头伸向大海深处，指引着泉港走向更加辉煌的美好明天！

多元文化：如花绽放满园春

泉港地处泉州之北，与莆仙毗邻，是古代中原南迁入闽的驿站和中转站，也是闽南文化和莆仙文化的衔接带和交融区。泉港区有包括蒙古族在内共八十个世居姓氏，长期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的多元文化；涵盖着中原文化、蒙古文化、北管文化、闽南文化、莆仙文化；有地方方言、戏剧音乐、民俗风情、文化遗产、古建遗址等等。

二十年来，泉港汇聚了一批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和文史工作者，从事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泉港先后获得了中国海港文化之乡、中国北管音乐文化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海盐文化之乡等殊荣；拥有全国最美渔村——惠屿岛、全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小坝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土坑村。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这是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提出的重大命题。近几年来，泉港先后举办了泉港海国文明、海峡两岸北管音乐和“三同”文化研讨会，还开展海峡两岸北管同乐种调查、同宗亲寻根、同名村结对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深入研究海峡两岸血缘、地缘和文缘关系等；同时，组织相关人员编辑五十九辑《泉港文学》，编著了大量的人文历史丛书，凸现了泉港深厚的文史底蕴与文艺特质，扩大了泉港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文化是一个地区人文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以人为本的根源。泉港城市的魅力不仅仅是建筑风貌的外在表现，还来自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乡村文化及对历史文化记忆的传承和创新。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泉港把文化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作为加快泉港经济的“软实力”，泉港投巨资兴建了泉港文化中心、锦绣广场、锦绣湖、植物园及一批文化基础设施。工人文化馆、图书馆、方志馆、文化馆、北管文化传承中心、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等也应有尽有，这些成为泉港人的精神家园和城市文明的根。

伴随着泉港的加快发展，倡导现代生活，引领文化消费已成为最新名词。在文化中心举行了人才培养、文技培训、基地建设、品牌推广等活动。此外，还组建成立戏剧协会、老年大学、老人活动中心；举办戏剧展演、基层文化下乡、创建“三堂建学堂”；开展“泉港论坛”，举办文学征文活动、书画展及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泉港文艺奖”和“文化示范户”评选等活动。

古韵民风激活力，服务发展软实力。如今，年轻的泉港陆陆续续捧出的一道道文化大餐，这支撑着石化港口新城的悄然崛起，引领

和推动新时代泉港的更快发展。

幸福泉港，阔步迈上新时代

历史上的泉港，原四个乡全属省市贫困乡。

泉港因为穷，出过卖血村；因为穷，出过光棍村；因为穷，出过拾破烂专业村……

21世纪新一年的钟声敲响，泉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伴随着泉港的加快发展，泉港人已在决战贫困的道路上一步步向小康生活迈进。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也告别农村，迈上了幸福泉港路。

建设幸福泉港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建设幸福泉港的主要标志是，社会文明进步，公共文化繁荣，教育均衡发展，群众安居乐业，有效供给保障，宜居宜业环境，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泉港建区以来，实施就业、安居、帮困等民心工程；成立慈善协会、助老志愿协会；建立“松柏助学·金秋助学”机制；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和创卫活动；社会救助活动、“救急难”列入全国综合试点，幸福泉港普惠共享荫及城乡千家万户。

伴随着泉港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区委区政府坚持民生为本，投资兴建的文化中心崛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跻身于全省乃至全国县（区、市）级先进行列。文化中心已成为市民文化、娱乐、阅读、休闲、鉴赏、健身的好去处，以“共建共享”为主题的“幸福泉港”文化活动纷呈异彩，成为引领绿色石化港口新城发展的内在

强力。

回首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昔日的贫困乡到小康社会的剧变，泉港居民的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伴随着石化安控区的征拆安和城区宜居宜业美丽泉港的建设，一座承载着泉港人对未来期盼的现代化普惠共享的幸福新城，悄然崛起。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泉港区委区政府呼应人民的新关切、新期盼，正努力地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是一曲新时代泉港悠扬曼妙的北管乐章，泉港人正在砥砺前行。

郑其明，福建省作协会员，著书《泉港花絮》《走近泉港》《理论与实践》《履职春秋》，个人自传《笔耕夕拾》待出版，曾执编《泉港文史资料》1-9辑，作品入编30多部文集。

废墟中的祖厅

/ 林明辉



《大工业》李集彬 摄

泉港区石化安全控制区安征迁工作如火如荼，目前已进入腾空民房的拆除阶段。

机声隆隆过后，漫天是一片烟尘，遍地是瓦砾，俨然成为一片废墟。废墟中，竟然还兀立着一幢一幢虽不太破旧，但已显颓态的祖厅。这些祖厅，若干年前曾一度被修葺过，曾是一村之中最为堂皇的建筑；也曾被包围在钢筋水泥楼房中间，益显老迈。现在，这废墟中的祖厅，显得格外孤陋和苍凉。

几十年前，当地人称祖厅为大厝。一个村子几个角落都坐立着几座大厝，称顶大厝、下大厝、前大厝、后大厝等等，村中很少有单门独户的楼房小院。

那时候，一座大厝里往往住着一个角头（当地方言）甚至一个家族。大厝里的顶厅下厅，左厢房右厢房，东护驾西护驾，至少有十几家，满满当当的都住着人。每当夏季，一到吃饭时间，顶厅下厅以及廊道上，都摆满桌子凳子。男人们则捧了大海碗蹲到大门廊前的屋檐下，边扒拉着饭边亮大嗓门开讲，热闹得很。遇到吵架的时候，那场面挺有趣：先是小孩子吵，再是女人插嘴，若是男人也搅和进来，一大厝的人都过来劝架，就更热闹了。再是“做祀”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备了“牲礼菜瓯”香烛纸钱。男人恭恭敬敬对着神

龕里木主牌拱手作揖；女人摆好牲礼菜瓯后，便对着神龕絮絮叨叨，小孩子则蹦上蹦下，像小狗儿似的撒欢，平添了几分欢乐的气氛。

最热闹的是谁家上了年纪的老人“老了”或叫“过身”了，背到大厅边“上厅堂”。周围几座大厝的人都会围拢过来。或瞧道士或请和尚，“叮叮当当，咿咿唔唔”满大厅游走，旁人都可以当戏看。由于大厅上人多，小孩子居然敢藏到躺着死人的床板下，让同伴找不着。可当那棺材扛出去后，大厅上便格外得阴森，再调皮胆大的孩子，晚上也不敢出来，好像那“人”还躺在厅边。

最惊心动魄的，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晚上。忽听得一阵阵噼里啪啦，这边的瓦片被风卷过去，那边的瓦片又被风刮过来；其间还夹着女人的惊叫和男人的呼喊：谁家屋顶掀飞了，谁家的北墙倒了房顶塌了，谁家土墙渗水歪斜了……东家西户的男人们循声呼啸着奔过去，争先恐后奋不顾身……下一次大风暴雨，这座那座大厝里，又会重演着几乎相似的惊险场面。族里的长辈们则把一房一族的中坚力量，聚集在一座大厝里，就是为了在危难时刻亲堂叔孙能及时搭把手。据说这种聚族居住更主要的功能，在于防盗防械斗。过去贼匪多且械斗不断，这一座大厝犹如一座城堡，一呼百应，贼人们便不敢贸然进来。

太平盛世没有封建械斗，也不再有盗匪，没贼可防了。这陈旧破陋的大厝便显得仄逼、杂乱、低矮、阴暗，嘈杂，且左右邻居房屋相连，谁想修都修不了。于是，一户一户陆续建房搬了出去，把这儿当柴草间。大厝里便只剩下贫困户，以及不愿搬出去的老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经过一场场政治运动，农民的头脑都灌输了新的内容，对有“封资修”嫌疑的祖厅不屑一顾。这

时候，村中最破烂最阴暗，甚至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就是祖厅了。神龕和木主牌在“破四旧”时期被烧毁了；人“老了”不上祖厅，结婚也不拜祖先，年祀都“破除”掉了。这些祖厅，活像风烛残年的老人，被不孝子孙撇在一旁，苟延残喘。

政治运动一过，正如哲学里的“否定之否定”定律，许多被否定被破除了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人们不仅把被捣毁的寺庙重建起来，还新造出许多庙宇来，都比以往富丽堂皇。人们建罢寺庙，便又大兴土木建祠堂修祖厅，一座座被修葺得焕然一新。恰好当时台海解冻，台胞们陆陆续续回到翘盼几十年的故乡，他们都很想为故乡留点什么。于是，捐寺庙修祖厅，好像只有这样才不愧于祖先与桑梓。这时，趁改革开放捞了一桶金的大款们，为答谢祖先的保佑，祈求祖先保佑继续发大财，便也匀出若干捐修祖厅。于是，一座座原来破破烂烂的祖厅，渐次辉煌了。门外庭院宽敞，门内雕镂精美，油漆铮亮，甚至雕龙塑凤随处可见。这时的乡间，除了几幢大款们的洋楼之外，在一片石角、石条、石埕板的石构民房中，这些富丽堂皇的祖厅，就像神话里返老还童的仙人，虽穿戴旧时装，但精神矍铄。不过，这些大厝除了祭祀和丧事外，平时阴森森的，少有人走动。

时代的脚步不停地向前。乡村进步之迅速，令人目不暇接。只过了短短几年，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人人住进了别墅式的楼房里。鳞次栉比的新式民居，远观已俨然是城市里的街区。原先辉煌的祖厅，倒成了一头头老迈的猛兽，伏在一片片钢筋水泥筑成的丛林之前，张惶着不知所措。

泉港区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目前，十几个行政村的几十个自然村，那些曾经令人骄傲的乡村别墅，正被一一拆除。民众故土难

离，依依不舍，但最终还是默默地离开。对旧事物的扬弃，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社会的进步。这些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迈进去是他们祖先做梦都梦不到的城市高档小区。跨进电梯，进的是一尘不染的套间；乘着电梯下来，小区里绿草茵茵，树木掩映。但从农民向城市市民转化，终究是一次艰难的跨越。

一幢幢楼房拆去了，而那一座座祖厅仍然兀立在废墟中，正在默默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其实，时代在更新的不仅是一座座老旧的祖厅，而是悠久的宗族传承和灿烂的农耕文化。

这一幢幢乍看并不起眼的祖厅，是维系宗族血脉亲情的纽带，是根脉所系是精神寄托。随着祖厅的消失，在那一刻，人们的根就要从乡村移植到城市。人们对住屋可以毫不眷恋，而对于自己的祖厅，却多了一些不舍。

不过，沧海桑田，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可以永远的，包括祖厅！古今多少显赫的人物，多少辉煌的巨构，随着历史变迁最终都烟消云散了，何况这几座祖厅！这里，并不是对即将逝去的几座祖厅有太多的眷恋，而是为即将逝去的旧事物，唱一曲幽怨的挽歌。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终究是社会的进步！

林明辉，福建省作协会员、泉港区作协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哨所土台四合厅和女人》《丁家大厝》，人物传记《王忠孝大传》《世纪人生——泉港百岁寿星谱》（三册），散文随笔集《世事杂侃》等。

泉港的公园

/ 郭小强

一个城市的温度离不开休闲的地方，这是一个城市的里子。如果说山水是大地之长篇巨著，公园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小品文，山水园林湖草组成一个个精神家园。

记得与爱人谈恋爱的时候，在泉港最无可奈何的事，是散步说话找不到一处像样的地方。经常是这样一个场景：假期的傍晚，一对小情侣走在马路上，忽然一辆货车飞驰而过，灰尘扑面，刚酝酿的好心情减了一大半。生活区倒是有一个属于炼油厂职工的小公园，一到假期挤满人，虽然离妻子家很近，但是我们基本不敢去。于是，两个人的第一场电影就是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进市区看的，海边倒是经常去，只是缺少了一些小情趣。

值得高兴的是，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泉港植物园开园了。这个新城的“绿心”，便很快成为人们的乐园。每逢周末，在曲径通幽处，当落日余晖从树的缝隙洒下点点光斑，我便会携妻带子。妻子带孩子蹒跚学步，我则捧一本闲书啃上一个午，“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植物园，妻子最喜欢的是那片腊梅园。早春时节可以在树下闻香留影，“人面梅花相映红”；儿子则喜欢倚在木桥的栏杆上看水中小鱼嬉戏和落花随水去。我则最喜欢那片翠竹林，听啾啾的鸟叫声，或坐在边上的长椅上，看天上的云展云舒。早先最

美中不足的是，公园内没有亭子，下雨的时候找不到地方避雨，欣赏不了雨中的场景。不过前年提升整治，早已添加亭台楼阁，为公园增色不少。

紧接着建设的锦绣公园，又把泉港的休闲场所提升了一个档位。300多亩的人工湖，300多亩的绿化景观，260多种的乔灌木，还有休闲步行道、沿湖滨水木栈道、彩色沥青自行车道，观湖平台……最可贵的是，这个公园是用创新的技术建在废弃的盐田和滩涂上，至今已是一片花繁叶茂。四季常青的观叶植物搭配色彩鲜艳的观花植物，实现色调的多样化；不同高度的树木交错，以保证采光的充足；不同花期的植物进行科学搭配，实现花期的传接。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不同的身姿结合着，让公园的四季总有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沿湖的栈道被建设成人们散步的好地方。这些红色的环保木塑栈道绝对算得上公园选材上的一个亮点，既环保，又比一般的木质栈道耐用，维护成本低。两边的鹅卵石辅道也是建设团队的“用心之作”，是运动者按摩脚底活血健身的“好去处”。如果说，在滨水木栈道感受的是亲水的惬意，曲径通幽的林间慢道感受的则是“人在画中游”的诗意。绿竹、青萝、鸡蛋花，这些平时很常见的植物，完美地结合着，一步一风景，让人目不暇接。这时，可以就近找个长椅坐下，闭上眼什么都不想，任凭风儿轻抚脸庞，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和甜甜的花香，深吸一口气，沁人心脾的是缕缕芬芳；也可以静静地听，听鸟儿们在枝头合奏一支欢乐的乐曲，或倾听湖水的潺潺细语；闲步金葫桥，眼前的一切尽收眼底。

如果走累了，随处都可以找到凉亭和长廊歇一歇。这些凉亭用不同的材质组成不同的风格，或是古典的木料、庄严的石材，或是浪

漫的玻璃、轻便的钢挂，它们与周围的景观默契地融合着。如果遇到对的时间，公园里的音乐喷泉刚好开启，组成水幕光屏，时高时低，激发你的玩性，与欢呼的孩童一起尖叫。

我特意去看过凤翔村的郊野公园，番薯花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地为画布，修葺过的田畴成为阡陌相连的田间小道。那水渠更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脱下鞋袜，寻个合适的位置任清水摩挲脚底。中间的水潭几朵闲散的莲花随风摇曳，这小小的刻意，也能化平常为神奇。花生的小黄花，番薯的小紫花，油菜的小白花……在这里做农活，也浸上诗意，不禁想吟起“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或许也就是这般模样吧！

我特别喜欢涂岭的“玉笏朝天”公园。“玉笏朝天”一直是泉港的一张文化名片，千百年来一直掩没于杂草和电线杆当中，只能远观，无法让人细细品味它的神奇。在人们的企盼中，这个公园终于落成。先是前面广场的小桥流水，可以洗去闹市的喧嚣和白天的疲惫。拾阶而上，站在石笏的底下，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站在山上，一边是依稀可见的闽林始祖陵，另一边则是福厦高铁站建筑工地的车水马龙。相信不久的将来，将有一列列高铁在这中转，把小城与外面的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让山间的静谧与世界的日新月异完美接轨。

在泉港的公园中，千亿公园也是必须看的。公园虽然不大，但它的对面是福建最大的石化项目——福建联合石化，这是最佳观景台。在这里，看的不是自然的风光，而是现代工业的风采。夜晚是观赏的最好时间，厂区灯光璀璨，连绵几公里，与天上的星光连成一片，给人不一样的视觉冲击。这里，自然成为摄影爱好者的网红打卡点。

下楼见绿这几年在泉港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经过几年的阵痛与整治，似乎每一条主干道都已成为绿道。我喜欢早起晨练，穿过鸟儿欢歌的绿荫道，给一天的心情开了个好头；妻子则喜欢华灯初上，通过路边的婆娑树影追寻月光，与小儿子一起吟诵“小时不识月……”路边的口袋公园，则是母亲们跳广场舞的聚合点。这些城市的绿洲，是属于这个城市的每个人的。

这是泉港的春天，这是春天的泉港。

郭小强，泉港区信访局局长，泉州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各级报刊。

感受你的荣光

/ 郭淑明

有一条路，走了很久很久，它通向未来；有一个梦，做了很长很长，至今未圆。

——题记

（一）

每一座城市曾经都有过一段心酸的历史，一个难以触碰的记忆。

曾几何时，你是挥不去的凄风苦雨，你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你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辈。

一声春雷响，乡村躲进了历史，城市迈进了村庄。面对这块神奇的土地，我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太多的诗要吟咏。

涛飞浪卷，时光回转，笑容里饱含着深情的回望。

二十年前，这里的人们做了一个梦——

城市云遮雾罩，人们或漫步于景观大道，或流连于美丽的生态园林；静静的坝头溪我的母亲河，被两岸的霓虹灯渲染的溢彩流光；四面伸展的道路，宽阔、平整，如水的车流人流物流相映争辉，将荣耀与骄傲写满全城；大道两侧商铺林立、井然有序；森林般的高楼大厦与蓝天争风韵，公园豪宅鳞次栉比；人们像蜜蜂一样辛勤劳

作，像蝴蝶一般惬意生活……

这仅仅是梦，一个承载着四十万海港人美好希望的梦。

为了圆梦，一群敢为人先的人，组成一支强劲的队伍。他们紧密团结，众志成城，怀揣着敢拼会赢的昂扬斗志：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产业升级构筑了泉港高度；人均GDP全省第三，全市第一的经济发展，拼出泉港速度；“闽盐拳头产品”“天子传音”打造出响当当的泉港名片；全国重点名镇前黄，历史文化名村土坑等四个“国字号”文化之乡，更是提升了泉港形象。

创业前期的举步维艰，二十载兢兢业业的不息奋斗，湄洲湾南岸，这座石化新城以海纳百川、气吞山河的如虎气势，横过历史的天空。

深藏的花蜜定将显露！

丰饶的土地山欢水笑，植物园粉扑扑的草木，一眸千寻；霓虹灯下，锦绣湖畔的喷泉在一侧耳的温柔里，把臂弯成林溪清澈的轮回……

泉港，我梦里梦外的天堂。尽管没有夜上海的璀璨夺目，没有夜北京的恢弘大气，但她热忱、内敛，以现代文明的靓丽丰姿，屹立在海西锦霞漫天的地平线上。

（二）

如果没有翅膀，鸟儿怎么飞翔；如果没有劳动，梦想又怎能实现？当人们沉醉于城市秀美的时候，有一群人又开始了眉头深锁！

为让自然平衡、产业低碳高效和“北工业，南生活”的城市格局，真正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宜居福地，新一轮的城市建设浩浩荡荡，拉开崭新的帷幕。

工地上，推土机、挖掘机蹦蹦哒哒的怒吼声已然响起。几台重型起重机伸着巨臂，提着庞大的混凝土块和钢铁构件在空中不停地移动；数千名建设大军沐浴着明媚的春光，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掀起了抢晴天，赶工期的建设高潮。马路上，大型装载机往返穿梭的身影在奔突；“硝烟”中万马奔腾的场面如火如荼……

安征迁工作如愚公移山，寸土寸金；“白加黑”“五加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无论是严寒酷暑、暴风骤雨，或是面对个别群众的无理谩骂、拳脚相向，追梦的脚步不曾踟蹰，圆梦的决心未曾动摇。安控区征迁签约89.2%，腾空率58.5%，城镇化率提升至54.1%，两违考评全市第一，省级文明城区考评全省第三的产城融合实现大的跃升。

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在阳光眷恋的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闽南文化、妈祖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和谐共处、交相辉映。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了一座小城的风流倜傥。

从阡陌农田到现代文明，四十万热血儿女昂扬着创业的激情。

“五纵三横”高等级的城市路网，遍布这座年轻城市的五脏六腑；那些灰色的村庄将被深深封存在记忆的底盘里。

每一次创新的举措，不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五个泉州”和“三个泉港”战略目标如洪钟大鼓，奏响康寿之城走出国门的华彩乐章。

你是万亩盐田的盐光闪闪，你是天子传音在国际舞台上的袅袅娜娜。

高高的塔楼升腾起令世界脱帽仰止的最高度，“五区同创”的绚丽画卷铺展着荡气回肠的写意。

这不是神话，这不是梦幻。这是真真切切的泉港奇迹，这是湄洲湾南岸那一轮朝阳下的美丽传奇。

时光流逝,二十年的磨砺,二十载上下求索,只为心中那个未圆的梦。

(三)

人间最美是金秋:风儿轻轻吹,和着优美的旋律,叶子纷纷飘落,送出一份份请柬——

中国长寿之乡向你发出盛情的邀约:来吧,朋友;美丽的泉港张开热情的双臂,期待筑巢栖身的凤凰……

青春泉港,欣逢盛世。蓝莹莹的天地间,大雾山屹立起挺拔的腰身,坝头溪将腾起节日的欢歌。抱一抱,我昨日历经磨难的惠北;亲一亲,我今朝花香四溢的泉港。

筚路艰辛二十载,我们不忘初心;励精图治二十载,我们砥砺前行。头顶广阔苍穹,脚踏滚烫热土。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有了“面朝大海”的勇气,山海泉港,这座插上生态化和国际化双翅的能源石化新城,正朝着幸福的诺亚方舟飞去。

二十年,我们可以诉说很多,为这片沉寂千年的土地曾经的沧海桑田,为这座城市今朝的壮丽辉煌。

因为一个人,恋上一座城;感受着你无尚的荣光,我愿意做家乡永远的歌者!

郭淑明,笔名黑媚儿,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福建省作协会员、《青年文学家》杂志社理事、泉港区作协秘书长。作品散见各级文学报刊,入选《2016中国诗歌选》等选本,出版诗集《寸心蝶语》。

我的城市梦

/ 陈振峰

相比千年古都、百年老县,20年,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实在是很年轻。尽管年轻,但泉港取得的成就却有目共睹,她的努力,她的拼搏,她的披荆斩棘、锐意进取,同样令人瞩目。

20年前的1995年,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大桥底下的那所学校。那时候,我的籍贯是惠安,学校有同乡会,我们学校不大,入会的人当然也不多。1996年,惠北成立肖厝管委员会,上行下效,一些高校纷纷效仿,成立了肖厝同乡会或惠北同乡会。同乡会的学长们商量要不要另起炉灶,几番商榷,觉得惠安同乡会人本来就不多,再分出去,力量就更薄弱。但那年,选拔同乡会主席、副主席却也兼顾了惠北,我因为学校征文比赛获奖,又在广播站任职,就“捡漏”了个副主席的“职务”。

2000年,泉港区挂牌成立。那时,因泉港新区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作为最后一届安排工作的中专生,已经在泉港六中工作了一年。我清楚地记得签劳动合同那天,拜访了同乡前辈刘荣富副校长。他笑道:“签了这纸合同,你就可以找媳妇了。”意思是后半生安稳了。

那时,我可不这么想。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暑假我都会在泉州(鲤城)小住几天。爷爷家住在新华桥旁,离西街、东街、开元寺

不远，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我喜欢西街的春饼和元宵圆，喜欢开元寺的草坪和假山，喜欢旧文化宫前唱南音的戏台，喜欢听走街串巷的吆喝声。父亲说，你想要留在城里，做一个城里人吗？想！我稚气地说道。那你就努力读书，靠自己本事考进这个城市。初中毕业，在师范和中专，我毅然选择了中专，因为读师范，要回家乡教书。我不想回家乡，我不想教书。不想回家乡，是因为那时候的家乡是个穷乡僻壤；不想教书，是因为我不想看着我的学生一个个奔赴城市，而我却要永远留在农村。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城市梦。

1998年，中专毕业了，我又回到了家乡。即使我以优异的成绩，以统招的方式考进那座城市。爷爷曾经为了让我留在那个城市，四处找人托关系，但其实从入学那天已注定了我要回到家乡，一切无可改变。后来，在好友的资助下，我短暂游历了北京和上海，我看到了故宫、长城、天安门、西单和黄埔江、东方明珠电视塔，我知道北京和上海，知道有比泉州更大的城市。

即使工作之后，我仍然不“安份”。他们说，去城市要么辞职去城里打工，要么考研进大学继续深造。于是，我自学了大专、本科，终于于2006年，我取得了考研资格，混进了考研大军。我曾经有机会成为通过拼搏而成就斐然的主人公，但我却成为无数个被淹没在人海中的悲情人物。考研的最后一年，总分超过录取分数线30分，但英语只考了48分，那年英语最低录取分数是53分。决定放弃考研的那个晚上，我关在宿舍，伤心地哭了很久。从此，那些遥远的城市将离我更加遥远，而我的人生也不会按照我原有的设想走下去。不用挑灯夜读、也不用闻鸡起舞，我有些彷徨，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我一心读书，只为准备考研的那段时间，家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炼油厂、深水码头、万吨巨轮、小区和公园如雨后春笋；家

乡的路也越走越宽，路上的车越来越多，楼越盖越高，商铺也门庭若市。年轻的泉港华丽转身，她俨然已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才猛然觉得我所要追求的城市，就在我的身边。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泉港面朝大海，背依高山。一代代渔民延续着祖辈的生活，也延续着他们的贫穷与无奈，他们始终逃不脱“走船跑马三分命”的悲惨命运。面朝黄土背朝天，又是另一番贫穷的苦痛。遇到灾年歉收，有些地方人们甚至以卖血求生。我记得第一次离开家乡，是30多年前一个雨后的清晨，空气清新，道路泥泞，凹凸不平，汽车驶过，尘土飞扬。一辆大型巴士载着我，一路颠簸，经过一条狭窄的石板路，两边低矮的平房，石砌的外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货栈上摆放着为数不多的几样商品。他们说，这就是山腰街，是当时惠北最繁华的街道。

山腰街的繁华一直持续了好些年，惠北的发展仿佛停滞了好些年。直到1993年，福建炼油厂开工建设，赤土荒原，苍茫海水，第一次迎来不一样的号子，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生活和追求。当炼油厂高高的火炬第一次照亮夜空，当一艘艘油轮停靠在码头，当高擎的巨臂一次次装卸货物，惠北走上了一条与历史迥异的发展道路。2000年，泉港区正式挂牌成立。从此，这片古老的土地以气吞山河的气魄，海纳百川的胸怀，踏上了繁荣发展的征程。从此，从巍巍耸立的群山到惊涛骇浪的湄洲湾畔，泉港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打拼着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惠北、头北到泉港的跨越式发展，给我更直观的感觉还是文化。我和华发兄、绍英兄、张道兄等一起搞文化的朋友喝茶的时候，都会说，因为泉港建区，我们这批人才有更多的机会走出来，被大家所认识和认可。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没有建区，他们就

不会成名成家。但是因为泉港建区之后，才能集中精力培养一批泉港本地的艺术家，相比“大”惠安时代，我们就更有机会脱颖而出。

泉港建区以来，除了培养一批泉港本地的文化人才，在文化上，还有另一个成就，就是挖掘和保护、传承与发扬泉港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在“大”惠安时代，我们一直被嘲笑是“文化沙漠”，不是我们“头北”没文化，而是之前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正视过、挖掘过我们的本土文化。我们第一次在泉州，乃至福建，甚于全国，树立了一面旗帜——泉港文化，至于这面旗帜能飘扬到什么程度，既仰赖于我们的先人，更需要朋辈友人、子孙后代前仆后继，继往开来。

从“泉港人文丛书”到“泉港文史资料”，从蚁山商周时代文化遗址到从晋人衣冠南渡，从良吏诗人卢琦到开台先贤王忠孝，从泉州北管到泉港福船，从笔架山到土坑古民居，我们一点点地发掘，忽然发现我们的泉港文化竟然这么璀璨。

建区二十年，泉港这座城市是那么年轻。

我有一个城市梦，我的家乡就是我的城市，就是我的梦。

陈振峰，福建省作协会员、泉州市青年作协副秘书长、泉港区作协副秘书长。音乐作品《逆风飞翔》在“学习强国”刊播，文学作品被《福建文学》《泉州文学》《泉州晚报》《泉州青年报》等刊载，入编《刺桐花正红》等书，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城里城外》。

风华正茂20年

/ 朱建忠

泉港，原名叫“惠北”，仅有五个乡镇，中国版图微小的一星点儿，可以说是弹丸之地。而如今，作为泉州人均GDP最高的县区，经济、政治、文化等有了长足的发展，令世人刮目相看。

所有的这一切发展变化，只用短短20年时间。

作为土生土长的泉港人，对泉港发展的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耳熟能详——2000年从惠安北部独立设区开始，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从蹒跚学步到如今的风华正茂，泉港这片古老的土地不断成长、逐步壮大为蓬勃、美丽的新型城区。

时光倒流至1996年7月，那时我刚毕业参加工作，骑着自行车到龙头岭汽车站报到。汽车站？对，那年暑假刚刚设立肖厝管委会，基本所有的管委会行政机关都设在这个简陋的地方。那时安排在市区或县城的毕业生是令人羡慕的，到了肖厝这里则如稻谷一把，洒向哪里都是贫瘠土地。不管怎样，来报到的都算是肖厝管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批“新兵”。

穷，则思变。一切改变，又源自于一个千万吨大港：肖厝港。

彼时全国上下都在念着：要致富，先修路。1997年10月，泉港的交通“大动脉”驿峰路建成通车，同时改变了我平时上班骑行时必经的羊肠小道。不久，我也“鸟枪换大炮”，买了大阳摩托车，轻松地哼着小曲儿，飞驰在朝阳和晚霞中，感受着泉港发展的乐趣，心里说不出那个激动劲儿。

时光荏苒，沧桑变化，20年时光飞逝。如今的泉港已经实现了五横六纵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形成高速公路穿堂而过，高铁动车双贯穿的大交通格局。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不干。随着家乡路网的大发展，2012年春节，我也拥有自己的小车，少了些风里来雨里去之苦。

但万事开头难。除了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风景便是整齐林立的“大烟囱”了。工作两年，常有同学、朋友从外地慕名而来，作为东道主，我义无反顾地带着他们炼油厂“半日游”。站在炼油厂边的观景台上，望着无边无际、高塔林立的厂区，这里依山傍海，场面开阔，景象万千。大家都感慨以前放着“中国少有，世界不多”的天然良港不用，每天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辛生活。古老的泉港就如一位娇羞的姑娘，这样深藏“闺中”几十年，一朝“出阁”天下知。这不，几年来泉港先后获评“中国能源之都”“中国北管音乐文化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一系列国宝级的桂冠为今日的家园锦上添花。

当然，现在的泉港已然揭开神秘的面纱，随时欢迎着远方来客：高耸入云的笔架山、四季如春的红星生态园、色彩斑斓的樟脚古民居，还有泉州唯一海岛行政村惠屿岛，享有“起海国文明”美誉的峰尾古城……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过多久，肖厝管委会就从龙头岭搬到了山腰。最早的金山街、中兴街、南山路、海南街所构成的方块，以及区政府、锦祥社区、一号商住区、实验幼儿园、庄重文实验小学……这些最早一批钢筋水泥所构成的城市“风景”，孤零突兀地罗列在那条南山路的两边。生于斯，长于斯，对这个“新兴”城市再熟悉不过了。这点原先城市“标配”，就在山腰镇边上扩建而成，难怪直至现在人们还把泉港城区叫作山腰。其实泉港区

作为泉州直属的县级区，享受着“市区”的待遇呢！

二十年沧桑巨变。现在已今非昔比，一栋栋高楼大厦栉次鳞比，帝王国际、永嘉天地、天马国际、中央第一街……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许多旧房子早已拆掉重建，原先简陋酒店式设计的旧区政府大楼，也已换成颇具规模的玻璃幕墙小高层大楼。连恒大、世茂、源昌这样的大房企也都进驻泉港开发了。朋友开玩笑说：现在泉港的房子，都是国际、中央级别的。开玩笑归开玩笑，整个泉港已经初具现代城市规模，城市配套设施也日臻完善。当然，城市的发展让个人生活也有了质的飞跃：2007年5月，我买上了城区的套房，成了以前难以想象的城里人。

如果说城区的扩张只是量的增长，锦绣广场、锦绣湖的建成则是质的提升。锦绣，多好听的名字，象征着泉港的锦绣前程。广场上的十二生肖、区标也增加了这个方形大广场的传统要素，影雕泉港政区图更让每一个泉港建设都感受到自己的使命感、归属感。

先贤有言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文明源于水，水不仅可滋润一方，还可以涤荡一座城市的尘埃。锦绣湖原是一片盐田滩涂，先前读中学时常来这里晚读，那时还极其荒凉破败，就图此地的“寂静无人”，稍晚些却显得“阴森可怖”，我们就赶紧撤离。经过这几年大范围的疏浚改造，形成了一座人工湖。我不禁慨叹：小地方，大手笔。当你极目远眺这片湖时——眼前海天一色，水波不兴，开阔恢宏，气象万千，犹如一个大家闺秀有了灵气，明显提升了她的品味。

不仅如此，锦绣湖似乎还蕴含了泉港人胸襟开阔、热情真诚、爱拼敢赢、吐纳有度的性格。从空中鸟瞰，整个锦绣湖像个大葫芦，吞纳着大海的潮汐。湖面波光粼粼，鸥鹭翻飞，四周环设木栈道、林荫道各一，植以各种景观花木，间设各种休憩廊亭，是下班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这不，一到傍晚时分，整个锦绣广场和锦绣湖畔人群熙熙攘攘，或载歌载舞，或驻足远眺，或休憩闲谈，花前月下，颇多诗情画意。俨然成了泉港的新地标。

游湖尽兴，即可信步而至泉港文化中心，两者近在咫尺。进去了，发现里面“别有一番洞天”——上下五层，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健身馆、会议厅，书法室、音乐室、青少年活动中心……功能齐全，应有尽有。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清楚地看到泉港这几年文化投入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看着一群来这里培训的小朋友高兴劲儿，真令人一阵羡慕嫉妒恨哪！

是夜，华灯初上，一座座高楼流光溢彩，充满现代大都市的气息。绕湖四周纵横交错、整齐划一的街道，到处是行商坐贾，商铺中各类珍馐美食香味四溢，各色时装服饰琳琅满目，夜游的人正在吃喝玩乐、尽情购物，来来往往的人群络绎不绝……

泉港这几年城市发展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日新月异：高铁站、湿地公园、坝头溪整治提升工程……一系列大项目的建设如火如荼。

诗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二十年，原先的小渔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先的山旮旯有了华丽的大转身。这座年轻的石化港口新城，借助“中国少有，世界不多”的天然良港，正以一日千里的变化，昂首阔步在康庄大道上！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抓住建设千万吨大港的历史机遇，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对年轻的泉港而言，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年沧桑巨变，二十年风华正茂！

朱建忠，民革党员，泉州市作协会员、泉港区作协副秘书长。小说、散文散见《法制今报》《泉州文学》《泉州晚报》《莆田晚报》《东南早报》等。

泉港印象

/ 戴清秀

20年前的沧桑模样

要道坎坷，黄土飞扬

老农甩着地瓜腔

牵着一身泥污的小黄牛

踱进低矮的土坎厝

而今的景象

满足了我对城市的向往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平坦大道纵横交错

霓虹灯点缀着“不夜城”

三百四十一平方公里的山海相依

展现着应接不暇的观光画卷

被时光打磨的泉港

不经意地设计更加美好的明天

万吨码头，炼化一体，石化学院

医联体，联合办学……

跳跃发展的方阵
排列成日新月异的诗行
让人以密集的记忆
追寻着她稳重的脚步

美，是每一个清晨的起点
无论坐在植物园的秋千上
还是漫步于锦绣公园的喷泉旁
都在起笔勾划着幸福的弧线
涂岭后花园的瓜果满枝，四溢芬芳
以优美的姿势挂满了希望

每一个角落
都在酝酿着春天的模样
努力拼搏的人
都能感触她的梦想
我想以诗言志
与您聊一聊这里的从前
还有未来二十年的畅想

戴清秀，泉港区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泉州市作协会员、泉港区作协副秘书长。诗歌散见《泉州文学》等报刊，获福建省委统战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二等奖、农工党福建省委会“纪念五一口号”征文一等奖。

行进，向着远方

/ 陈小燕

山路
这是一条名叫朝阳的路
从国道旁的松园到深山里的黄田
连接起老区涂岭的一个个乡村
昔日的羊肠小道，窄险不再
几代人的梦从此成真

60年前的第一次修建
从梯田层叠的樟脚开始
那一公里长的机耕路成为示范
也成为人们走出大山的一线亮光
而今，大樟树的传奇依然在老人口中传述
“七彩油画厝”的美名已遥遥在外
依山而建的古民居错落有致
与圆滑卵石，与斑驳老藤一道
迎接来往游客，诉说年月悠悠

黄田，最边远的老区据点村

四县区交界，贫困曾是她的代名词
大山深处走出了领路人
跟着“铁犁头”，阔步山外的路通了
多年的“贫困帽”甩掉了
10平方公里的青山绿水，绽出绚烂的花
平凡英雄，如镜如砥
清廉务实的“其伟精神”
照映出更多，亦敦促人们走得更远

这是一条名叫朝阳的路
从绿意氤氲的茶园到书声琅琅的课堂
满载着希望
将笔架三峰的峭拔与灵秀
向着远方，一路播撒

海港
这是一座曾唤“碧霞”的港
水深海阔，不冻不淤
长长的海岸线，可建各级码头多处
“中国少有，世界不多”的美誉
为她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70多年前
萧碧川以一腔爱乡热情在此
建成远近津津乐道的第一座 “国际商港”

而今，肖厝良港通达四方
年轻的石化之城，以梦为马
依托港区优势，建成千亿产业集群
填补了闽地一项又一项空白
昂扬屹立于湄洲湾南岸
向着海峡西岸最大的石油化工港区迈步

横亘于港的东北面
惠屿展开蓄势高飞的翼
这泉州唯一的海岛行政村
告别缺水缺电、交通不便的日子
临港, 环海
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可负
生态养殖，滨海旅游，特色人文
点缀出一个个“文旅+”新亮点
成就古朴闽南味的“最美渔村”

这是一座曾唤“碧霞”的港
美丽的名字开启了
翻天覆地的新纪元
无限的勃发与蜕变
在行进中升腾，升腾

泉港人
这是一群勤劳敢拼的泉港人

千百年来，耕渔并举
以“作东南巨镇，起海国文明”的胸襟
创造悠久厚重的多元文化
和淳朴乐善的民风

玉笏石下，孕育毓秀钟灵
进士第一人谢履携着山水风骨
从谢庄岭走出，德范熏陶向里
元末“闽中文学四大名士”卢琦
良吏楷模，名满闽粤
“志让山平”的革命烈士陈平山
鞠躬尽瘁，将一腔热血抛洒桑梓
扎根红土地
泉港人把目光放得很远很远

坝头溪畔，自强之风长盛
讨海人乘着浪，沿海岸线北上南下
将贫瘠土地的梦锻造成丰沃
一代代学子秉着“家贫子读书”的祖训
把旭日的光铭刻在勤学的书本上
笑意盈盈的红衣妈妈，数十年如一日
以坚韧和乐观掌出一个个祥和之家
远眺阔海天
泉港人把梦与愿景紧紧攥在手心

这是一群勤劳敢拼的泉港人
他们用踏实和坚韧建设着这座新城
曾经的多业待兴
迎来“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全国首批产城融合示范区”等殊荣

行进，向着远方
行进，向着希望
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力量都不曾辜负
共同缔造了，也必将在这方热土
继续缔造着新的传奇

陈小燕，泉港区方志馆馆长，泉州市作协会员。文学作品散见《青年文学
家》《鸭绿江》《泉州文学》等报刊。

新桃源

/ 王树虹



《樟脚故居》林建祥 摄

儿时去过几次洪厝坑，印象最深刻的是十几岁时和表姐去的那趟。当时住在她同学家，依山而造的砖瓦房下，还有一排早时闽地“吊脚楼”一样的原始“干栏式”木楼，上面是卧室，下面养牲畜。晚上睡得好的话，牛羊牲畜的喘气夜嚼喃喃声，和着各种鸟虫呢喃啁啾就成了伴奏的催眠曲；如果睡得不好，那就是牛头马面，整宿难挨。

有些房子是山上就地取材彩色石头垒起的，或者稻草泥巴夹杂夯出的一块块垒成的粉刷土夯墙。逢年过节时从山外来的戏班，在冒着丝丝热气的气灯、沼气灯下吟唱，余音在山间回绕。路边总是躺着一头慈祥的老黑母猪，几只小猪拱着肚子。

洪厝坑里没有小学校，念书的儿童极少，要到山外的泗洲水库区的小坝小学上课。简陋的校舍连围墙都没有，土操场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都能骑山地车了。孩子们一大早到田地去放水，稻田夏天白日里淹足了水，可以保湿保温，放学时再放掉，以免夜来高山上霜冻烂根。因为没有围墙，有的同学顺便把家里的小羊、小牛犊牵过来了，下课正好去关照一下，上学放牧两不误。

从小坝村口小学往甘蔗园小队，攀山爬坡几道弯还近些，往洪厝坑就远了，上山路十八弯，尽攀援而上。那次与表姐来时一路只牵

着车子，比走路还辛苦。及至第二天尽兴而归，下山时，本以为可以悠哉而下，没想到刹车失灵，那时的山路更陡，耳边呼呼风声，魂飞魄散般惊悚，不知过了多久，虽人还能自由体操安然落地，也几乎是昏厥了。孩子们上学的困难可想而知。

住在山脚下的人家取水，喜欢几根竹管连接起来，从山上天然冒出的泉眼里接来，从窗口直接到水缸处，常年就有源源不断的山泉水了，比山下的井水还清，还甜！

孩子们放牛羊之余的游戏，坐着芭蕉叶，从高处直冲而下，享受飞翔的速度。而或去山里采集野果，有一种本地人叫“中仁”的紫色山莓，比蓝莓更大些，绵软的紫浆酸甜好吃。

村子从村头到村尾不大，哪家有好吃的，也许不知道，哪家有好玩的，新鲜的玩法，一村的孩子都聚过来了。有户人家，家里一二层通了个楼中楼，四角张起了一张巨大的结实的网，可以在上面蹦床荡秋千。大孩子们抓了山里的野鸡，在野地里扒土烘烤，顺便烘个地瓜，小孩子们则去敲刺栗采野果。

这一回时隔十几年，我们再去洪厝坑村，车沿着朝阳公路，顺着蜿蜒的四洲水库徐徐而行。我们去时雨季还未到，到小坝时水库谷地已涸辙，牧草肥沃，农人赶着成群的牛羊穿行于空旷深谷中，让人恍如身在草原间。

苍山点翠，远近黛青靛染，远处的观音山与更远的大雾山遥相呼应，大雾山仿似一顶大大的济公帽扣在山之巅。

远看水汽中的山坞想起村里的老人讲过去的故事。一村的人在最高的山坞上，手拿红色语录，山呼万岁，走三步跺一脚，口中整齐地念诵语录，在山谷回响。当然也有乐在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几个年轻人坐上一筏扁舟，泛舟水库，到山外看革命样板戏，红色电

影。如今，峥嵘岁月俱往矣，时间的巨轮也同样行驶在这世外桃源里。

悠远的谷风穿梭而过，听朋友们说，现在这里每到周末假日，成了远道而来的人们野餐聚首之地。近处旌旗逶迤碣石间，那圆形石叠的敖包，是祭典的地方。还有音乐露台，年初时这里举行过热闹非凡的音乐节、美食节，篝火晚会搭起了五彩的野外帐篷。

去时还担心道路不好走，而今一路皆铺上了平坦的康庄大道，两旁桃李竞芬芳，自然景观美不胜收。峰回路转，路边的灯塔融合了现代与传统民族特点，有着马头琴状的灯柱与底座，以及太阳能蓄电池板。

盘山路半山腰平坦的坡地上，一列蒙古包沿路边高地而筑，无论半圆顶及菱形穹顶上，都披覆着白底蓝色的犄角形、祥云纹、蝙蝠福禄寿纹，中间金色的透气窗，让人仿佛置身大草原。蒙古包里有烤全羊，大筵的鹅蛋山货、野鲜可售。

走出十八弯尽头进得村，眼前开阔起来，洪厝坑四面环山，道路深入山间平坦凹地。熟悉的洪厝坑因为时间和距离陌生了，仿如一座座别墅被阿拉灯神灯召唤到了山里来。涂岭被誉为泉港的生态“后花园”，洪厝坑本是这一“后花园”中安逸隐匿的世外桃源，空气中带着山里青霭的湿气，谷地无风，冬暖夏凉、四季如春，是现代化了的桃源圣地。这里居住着世代隐居于此的蒙古族人，却不像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洪厝坑村口有一处壁画，绵延近百米，依山墙而绘就，演绎出氏蒙古族渊源的历史长轴画卷，上方山花烂漫，树木葱笼。洪厝坑是个鸾翔凤集的地方，历史源远流长，繁衍生息不止。

那由山罅隙里流淌不绝而出形成的溪涧，在村中汇成小溪浅滩、

小池塘，现在已不见。现代化的建筑与古老的民居并存，俯仰生姿。

村民大多盖得广厦，自建有停车库、地下室，每家每户打上了机井，安装上了自来水，有庭院小花园，令山外人羡慕的阔绰了。这一切离不开勤劳朴实的双手和开阔的视野，也少不了精准扶贫进村入户，贫困户的安居政策。甘蔗园的出氏村民往年种有大量的西瓜、龙眼、桃李，推销不出去时堆积在地下室仓库里坏掉、开裂，送也送不出去。现在有了各种电商，直播带货平台的支持，销路已不是问题，镇里还有贫困户的小额贷款，村民们可以把更多的心思花在果树的照料打理上。

如今村民们倾力在洪厝坑村照船山上，开辟出一隅，成为“希望小学”——蒙古族燕山小学，孩子们念书不用跑老远的小坝小学了。几个朋友在洪厝坑燕山小学教过书。一年四季里，办公桌上不时会出现学生们送来的一串串荔枝，一袋袋杨梅、柿子，带着山野的芬芳。同村的张老师说，在这样的世外桃源中，一年四季如春的山里生活，足可以乐不思蜀了。

掬一捧清冽的小溪水，濯洗山上采摘的野果，与村中小孩追逐、打水仗，孩提时到此一游的乐趣似乎还在眼前，美丽乡村更在规划中，未来它会变得更加美丽。

现在小坝村道路施工已连通南行村的红星生态园、樟脚古民居、金钟潭、四洲水库区、绿笛山庄、陈田菱溪水库，及大雾山、观音山、笔架山，云门寺、虎岩寺……泉港“后花园”涂岭自然生态景观游，恭迎遐迩来客。

当你再到洪厝村时，站在村头百年木棉树旁，到花开时节，簇簇彤云，又将是另一番情景。那时，这里或许已经有了一个广阔的跑

马场。坐在不愁风沙的蒙古包中，兴许就能喝到地道的酥油奶茶，尝到甜而不腻的奶酪。敖包下的篝火音乐盛典，野外露营，溪边垂钓，也等着你来参加。你若亲临“新桃源”一遭，必然会期待下一次的到来。

王树虹，泉州市作协会员，散文、诗歌、小说二十余篇发表于《东南早报》《泉州商报》《泉港文艺》等。

泉港颜色

/ 陈玉霞

窗外铿锵的广场舞偃旗息鼓，终于听见了广场上《泉之港》深情的曲调，“一波水荡漾，山青清泉港，古街古乐响，穿越了时光……这里是泉港”，家乡就是在这样的文字里，潺潺流淌在心底。

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家乡的一家私企领了人生第一个月的工资三百元，于是负气一般，只身一人背上行囊，投向那闪着粼粼金光的鹭岛，像一个急切于与原生家庭撇清关系任性的孩子，奔向光芒四射的“新生活”。

几经兜转，偶回家乡却并不觉得有近乡的幸福。记得2006年，我写过一段文字：“这里的路，总是布满尘灰，运土车每日每日地如怪兽般呼啸而过，小城到处都在挖掘、推土、打桩、轧路……一个城市的耸立，如一个生命的诞生般，总要伴随着这种混沌的剧痛。”字里行间透着对家乡的无奈与怨念。

直到2017年，我再次回到家乡，开始从事研学工作，开始深入家乡人文。触摸着土坑古大厝白石镜面墙下柜台脚精美含蓄的水草纹，沉醉地看夕阳梦幻般地染红天空之镜，冒昧地爬上圭峰塔好奇端详泗州佛雕像魅惑的笑容，将双脚浸入情人谷沁凉的溪水，耗时四个小时气喘吁吁努力徒步在黄田古道，心里渐渐滋生了依恋的情愫。

过往如候鸟一般迁徙奔波，我终于栖息在家乡不计前嫌的怀抱。这三年沉下来的时光，真正让我读懂家乡泉港。

湛净泉港蓝

以往，在外人的眼里，泉港只是一座化工城市，或许还伴随着些许负面的消息。偶尔有人好奇地问我：“你们泉港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每每这时，我总是平静地说：“等你哪天来泉港，我带你去看湛净的泉港蓝。”

是的，只有身在其中，你才会切身地感受到“泉港蓝”。

每年夏令营，我带着孩子们上山下海，回看一张张定格的相片，在孩子们灿烂笑容的后面总有一抹湛净的天空或一汪碧蓝的海水。

有一回，宁化的学子们到泉港研学。他们到了盐场，沿着海岸线极目远眺：9.2万公亩的盐场，在蓝天下犹如一面巨大的蓝色镜子。我说：“今天大家来我们泉港要当一回‘盐究生’。”于是我从盐的科普，到盐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再到山腰盐场200多年的历史 and 百年传承的海盐晒制技艺，这是家乡得天独厚的海盐文化，足以让我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娓娓道来。蓝天下，一堆堆盐坨闪着晶莹的光，像极了孩子们眼中兴奋的光芒。

而惠屿岛的海天一色更是让孩子们流连忘返。沙滩细腻，海水清澈，有一种净谧的美。那一天，孩子们在沙滩上恣意撒欢，直到深夜仍不舍得入睡。

深情泉港红

外公是峰尾人，有着海边人向海而生的勇气和智慧，经营三条商船，养活几十口人的大家庭。我问妈妈，当年外公往外运输的是什么货物，妈妈说，红糖、海盐和苕麻。

走在峰尾古城的街上，随处可见身着红衫红裤的“峰尾娘子”。小时的我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穿着“夸张”的一身红。后来因做课题而对泉港民俗文化进行探究，才明白这是因信仰衍生的习俗。红衫红裤被看作是富贵、幸福的象征，每逢奉祀，已婚妇女（丧偶的除外）都穿大红衫红裤表示吉利。自古以来，峰尾人民凭借着超人的胆略，博浪斗涛，向海而生，自是多了几分风险。这一抹“泉港红”，是对平安顺遂、美好生活的寄寓和宣告。

而泉港红，还有古意盎然的红砖厝。谈到红砖厝，有人会想起五店市，而在我的眼里，五店市体现的是闽南文创，真正的闽南古厝，还是要看土坑村具有200多年历史原汁原味的古厝群。2019年，土坑村古建筑群入选第八批国保单位。不论是端正恢弘的刘百万大厝，还是精巧别致的绣花楼，抑或是清雅隽逸的来铺四间张五间张，都是集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之大成的民间建筑精品。这一抹“泉港红”，惊艳了时光。

逢年过节，妈妈会做“红团”。她用糯米粉和米粉混和做皮，染上“控红”染料，包上花生、芝麻、白糖，或者甜糯米，在“粿印”上印出吉祥的图案，再用“粿叶”垫上，（据说叫“鸡蕉叶”，有一种特别的清香），上蒸笼蒸煮。红团敬天地，敬祖先，然后才能轮到垂涎三尺的孩子们。对于甜品控的我，什么面包、蛋糕、雪媚娘冰皮月饼，只能入味，不能入心。在我的味蕾记忆里，这一抹“泉港红”，牢踞美食C位。

清新泉港绿

有一次，朋友准备分批带3000多位学生来泉港研学。于是她问我：“小米，你还有做采茶体验的课程吗？”我说：“有，不过之前我带孩子们去的茶山路比较窄，人多的话我再寻一个交通便利点的茶山。”然后她便一再地问我：“你们泉港有好几个茶山吗？这点我倒是不知道”，“是的，我们泉港有好几个茶山。”我们泉港不仅有茶山，还有“金山银山”——绿水青山。

泉港的山水，不及武夷之秀丽，没有名山大川之巍峨，但在我敝帚自珍的心里，却愿深入其间，可以一待一整天。2003年，为了拍那些摇曳的野花、汨汨的山泉、轻纱缭绕的云雾，我背着相机，跟着师父在家乡漫山遍野地跑。那是家乡山水逐渐生动的几年光阴。

还有我们一群热爱徒步的“野孩子”，深入涂岭腹地溯溪。溪水一路欢唱淌过静默的山石，像欢脱的精灵和敦实的老友。步履跌宕，豁然开朗。情人谷沁凉的瀑布在阳光下折射着光芒，瀑布下一汪碧泉，颇有“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深情。

小坝的草地，又有不同的景致。极目的绿如一张巨大的绒毯般铺在平坦的溪岸，农闲时常有黄牛漫步其间，甩着尾巴埋头咀嚼，偶尔抬头悠闲地看着我这个冒失拍摄它的路人。

生命仿佛是一场轮回，走过的路，似乎都为以后埋下伏笔。

十余年时光，如同翻了一页的篇章。如今，我带着研学的孩子们走在当年走过的山野和绿地间，给他们讲茶叶草木人间的诗意，讲海芋与昆虫斗智斗勇的进化故事，讲一根藤蔓为了争夺一寸阳光施出的浑身解数，讲植物为了“传宗接代”各显神通的妙趣。在孩子

们充满好奇闪闪发光的眼中，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也许就是教学相长的魅力。

泉港颜色

2018年开始，我和团队伙伴，把泉港的人文、自然、科普、家国情怀，开发成不同主题的研学课程，并身体力行，一团一团的带，把更多的泉港颜色“讲给你听”。

在每次研学中，只要有机会，我总会在其间穿插进泉港的方言俚语，教孩子们讲泉港的“五光十色”话，比如“傍晚赤土云，大水淹裤裙”，比如“四月初十雨，庠斗不要庠”。孩子们在令人忍俊不禁“蹩脚”地学语过程中，却记住了老辈人的生活智慧，也记住了乡音。我多么希望通过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传播，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传承的种子。因为如若孩子们的语言在生活中被普通话全盘取而代之，那么也许再经过几代人，乡音便会销声匿迹。

借用《就这样走到了故乡》的一句话：“看清了生命却不仓促，见多了人世却仍动情”。是的，这里是泉港，我心之所往情之所动的家乡。

陈玉霞，笔名小米，泉州市作协会员，散文及短篇小说散见《泉州文学》《刺桐》等。



《山腰盐场》 邓文祥 摄

沿着记忆的小道

/ 庄俊娥

沿着记忆的小道找寻一隅巷子般大小的天空，几间挤挨的房屋。穿行于仅容得下一人的坑坑洼洼的小巷，其感觉是千丝万缕的。小巷两边是高高的古厝，造有祥云图案的厝角旋转着高翘上空。古厝尽管是土夯的墙壁，却有一尺来厚，留有一尺见方的小窗，那是在精心梳头的裹脚老阿嬷对关于窗外的世界的认识空间。古厝四周是用大小不一的方形石块盖起来的低矮小平房，石缝间不知名的小花总能跃入视线，斜斜地插着。抬眼望天空，天空深邃且高远。不远处也有红砖瓦房，那大概是家境比较宽裕的人家居住的。这种屋子二楼总留有露台，围栏大约有一米来高，十分雅致。中间间隔的都是用一些小狮子、大鱼等动物的陶器当作小柱子，古朴且有趣，在密集的房屋间显得十分夺目。

沿着记忆的小道找寻一口四四方方的井，井的内壁长满了细小微绿的苔藓。在鸡叫鸟鸣的晨曦里，井边早已挤满了抢水的人。井里的小桶根本分不清哪个是你的，只能在提提拉拉间掂量着，凭的是一种手感。我家用于提水的小桶，类似于现在流行的水桶包。那是父亲亲手制的，他把旧轮胎剪成梯形，上下对折，用火钳烫压几遍，翻过来，在开口处横根小木棒，中间系上拉绳即可，重心稳稳当当的。听父亲说是因为橡皮较薄，所以很轻便。当桶平躺井底的时候，进水

快，蓄量多。因此我使用起橡皮小桶时也是十分娴熟。由于提水的人太多，原本井底一小层清澈的水一下子浑浊了，担回家后，还得倒进门口的大水缸沉淀方可用来做饭。

沿着记忆的小道找寻一碗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麦糊。家家户户的长椅上排列着若干碗热气升腾的麦糊，掺着一两块地瓜干，也没有什么配菜，偶尔有一小碟生花生米蘸着十分金贵的酱油罢了。待麦糊稍凉些，咕噜几口，一碗就在无知无觉中下了肚。那时一日三餐没有什么色香味之类的概念，填饱肚子才是日常的头等大事。

沿着记忆的小道找寻一群走在上学路上的小伙伴，打赤脚的人居多数。齐耳短发的小女孩斜挎着用碎花布拼接成的小书包，明净的脸像是附着露水的花。若是遇到下雨天，个个头上直接罩个透明的塑料袋，用两只手紧紧地拉着袋子的两边，奔跑于雨中。在那时，这种简陋的雨具还是很实用的，把塑料袋下面的一个角套入另一个角，对叠整齐就行了。

这些大概是80年代末的事了，记得那时是抗旱时期，吃水非常困难。房屋是密集的、老式的，井是稀缺的、见底的，麦糊是常见的、稀淡的。零食更是无从谈起，只听说饼干是圆圆的，上面点缀着如针孔大小的洞，至于味道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生活用品更是匮乏。

岁月如歌，一首有山有海的歌，在山巅与海角交汇间唱响，嘹亮悠远。

九十年代初，我家搬进了新盖的条石房子，比之前低矮的瓦房宽敞多了。房子的西北角有一口圆井，水很浅。门前一簇簇一丛丛的鸡冠花红艳艳的，太阳花沿着围墙边像放鞭炮似的一朵挨一朵地欢笑着。连来我家担水的邻居也总不忘在花前流连一番，顺便提桶水浇浇花，蓄些担水的乐趣。房子的四面都是田野，小潭随处可见，雨后的

田间小潭光洁如新，恰似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风景如画。

生活是一本新书，日子是翻开的书页，在品读中感悟四季的不同，品鉴岁月丝丝缕缕的变化。

九十年代末，泉港区政府办公大楼正好坐落在我家房子的左侧，办公大楼的后花园经常对外开放，成了老百姓平常健身游玩的好去处。村路不再窄小泥泞，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水泥大道。几十米深的大圆井填埋之后矗立起巍峨的大厦。田间的溪流改造了，并在上面架起了诗意的小拱桥。盐碱地也旧貌新颜，亭台楼阁初显布局……

二十年，足以让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成英姿飒爽的翩翩少年。

二十年，足以让一棵柔弱不堪的小树报以大地一树密不透光的绿荫。

二十年，足以让辛勤付出的人们谱写一曲划时代的高昂激越的赞歌。

二十年里，山海交融，翻天覆地。山海泉港在美丽的泉州湾日渐丰腴。一些关于城市的标识如一串通俗易懂的数字相继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生活指南，譬如“大圆盘”“八匹马”“锦绣公园”“植物园”“惠屿岛”“樟脚古民居”“美丽东张”……当海蛎和地瓜粉相遇在一个有角的器皿时，经油一炸，浮粿如花，美味在酥香里用山的味道斟酌海的品性，其山海之结合堪称完美一绝。有时米汤的故事演绎着杂菜的情结，清水豆腐外加酱油这种蘸水，地瓜干也会变得有滋有味。在奋进的二十年里，城市的标识逐渐赋予了光阴适度的亮色和高度，与光阴的对话日新月异。

泉港，这片沃土山海同在，描画着时代的长远蓝图。我是地地道的泉港人，感受泉港的腾飞更多的是在我所参与的、体验的事物

中。或许仅为一条人烟稀少的小路，几间垂暮风霜的老屋，几处难以忘怀的美景，甚至只是一顿粗茶淡饭。我亦只能以脚下的步子丈量这座腾飞中的城市的高度。放飞的思绪寄予旷阔的天际，瞭望大地，以飞鸟热爱自然的深情炽爱着泉港。

我有时只想去植物园看桃花，在阳春三月里，或阴或雨，沐浴在淅淅沥沥的粉红的烂漫中，脚步不紧不慢；我有时只想坐在盐田边的条石上，在秋高气爽时，想象汗水滴落盐坎结晶成盐的故事，内心不温不火；我有时只想去金钟潭呼吸山里清新的空气，在夏日炎炎时，听潺潺流水絮语，看红蜻蜓栖息在水草末梢的悠闲，思绪悄无声息。

我慕名到过美丽的东张。那里阳光明媚，荷塘悠悠；层层荷叶，叠叠相依；风来摇曳，静时秀影；含苞羞涩，盛者则扬；错错落落，翠色可观；花花叶叶，赏之心仪。墙壁上的油画入心入境，和谐以油彩的芳容展现。关于南洋楼的故事，年复一年。

我满怀深情地踏进夏日的惠屿。我坐着小木船去看神往已久的双口井。那井口是横的“8”字，由两块方形的石头分别在一边凿去一个小半圆拼在一起便是了。井里的水清且浅。阳光在井里摇晃，也轻摇着我的脸庞。岛上的每一粒沙子，每一个贝壳都在照耀着我。在浩瀚的海面前，那种古朴的简单的美促使内心的澎湃悄然退却。站在礁石上蹲下来看看细小的螺壳，看看跳跃的阳光，一切都是活的。

我爱多彩的古民居。用彩色的鹅卵石砌成的墙体，在几百年的风雨洗礼中成就了一种独有的建筑文化和时代的风情。古民居是低矮的，巷子是相通的，最具特色的是那些通往二楼的小阶梯，虽然低矮却稳当牢固，坐在阶梯的转角处来美颜一张，是古今结合的浪漫写真。如果来时是三月，油菜花的黄渲染了古民居，鹅卵石也变得温润

如玉了。尽管周边已是高楼林立，但时代的步伐依旧携着祖先的一方水土，铿锵前行。

我爱如诗如画的锦绣湖畔。站在高楼上鸟瞰她美不胜收的全貌，足够令我神魂颠倒，为之倾心一生。湖面碧波微漾，宛如绸布般的柔软，阳光懒懒地跳跃湖面，柔波也别有一番情怀。在有风的日子，或清晨或傍晚，一个人漫步湖边，伫立在桥头洁净的栏杆旁，轻捻一丝微风，仅以一弦清雅的古韵之音，轻颤了山与海的元素，润就了山海泉港。舒适的光阴里感悟湖畔灵魂深处的那份安乐祥和，是多么地弥足珍贵。

沿着记忆的小道——山海泉港一直在路上。她恰似一方待落款的印章，奋进是她雕琢自我的历程。

庄俊娥，泉州市作协会员、泉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散文多次在各级征文比赛获奖，作品散见《青年文学家》《泉州晚报》等。

蜕变中的泉港

/ 王丽永

在历史的烟云里寻找变化的气息
大港浪潮的回音
在年深月久里回荡

泥土路、沙石路是当年的运输要道
独轮车将浸透汗水的货物运向远方
车辙痕成了一段吱呀吱呀的记忆
肩挑背扛简易车运输的岁月
承载起一个时代的艰辛

盛满着岁月痕迹的泉港
从徒步到自行车
从吉普车到轿车
从公交车到动车
弹指一挥间
狭小的泥土路跃身为宽阔的柏油路
绿化带里的花卉树木
令人犹如流连在大都市

看，北边的锦绣路
拓展着吉祥泉港的脉络
南边的南北五路
西南方的驿峰路
是支撑繁华城区的大梁
沿海大道、五洲大道
推动着闭塞的头北走向繁花似锦

建设中的福厦高铁泉港段
舞动着日新月异的灵魂
不凡的气势
在神州大地谱写“玉笏朝天”传奇
坝头溪流淌着北管音乐的足音
展开石化城今非昔比的时代画卷

忆往昔，肖厝港
巍然屹立在历史的洪流中
红砖燕尾的土坑村
尽管年代久远却芳华犹在
秋日宁静的锦绣湖
在晚风的吹拂下显得风韵绰约
温婉可人的后花园涂岭
历经风雨的洗礼
泛发出岁月积淀的光润

圭峰塔的剪影
成为海国文明一道隽永的记忆
古城的一墙一瓦一门
都让人感受到生生不息的脉动
先民的勤劳智慧
在溜走的光阴中
让人深情回眸

海峡西岸一颗璀璨的明珠
完成了飞天的蜕变
一个时代浪头的旋转
折射出五彩家园的无限潜力
为您骄傲，我的雄鹰
翱翔在“大家会更好”的湛蓝晴空

王丽永，笔名紫墨如汐，泉港区作协会员，自媒体“当代诗歌在线”创刊人，作品散见各级诗刊。

建区廿年赋

/ 陈光日

千禧之年，析而建制。闽越旧地，跃而滨海石化新港城。螺阳故第，析为泉郡活力好区邑。业以位而立，区因港得名，故曰“泉港”是也。东临湄湾，仰瞻圣迹。南邻螺城，接壤辋川。西依群山，戴云余脉。北抵兴化，商贾贸易。腹地沃野，聚群峻之灵秀；坝溪阡陌，归沧海之清流。碧波千顷，共潮汐以资民生。水陆交会，通衢便捷。物华天宝，地沃民康。正是春有百花秋月，夏有凉风冬无雪。可谓“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地钟紫气，天降甘霖；山有宝藏，水蕴文章。噫嘻！青山偎城而巍，绿水绕郭且潺，惠北形胜，美哉泉港！

泉港者，属兴化螺阳之共融之地。昔时莆田洋埕林氏，晚年燕居太白峰滩地。夙兴夜寐牵萦故土，是而南埔乍见。明万历李克谐以地缘毗连、习俗相近故，贾枫亭七村以资螺城民苏里，充今界山镇域也。经数百年，岁序丙子；乃初置肖厝管委。又四年，于庚辰桃月，喜获批立“泉港区”。斗转星移之间，乌飞兔走之际，建区已盈廿年。全区稳中推进，产城融合创新，谋思追赶超前。凝聚发展思想之共识，继承开创建设之新局。

环邑之疆，钟灵毓秀，风物无双。蚁山藏石铤，槐山有唐窑，古垣属明季，龟山见烟墩；曾炉古冶铁，埭港仍晒盐。重载轻赍往返，

海贸船只云集。有白蠟黑鱼，有青虾乌贼，水珍千类，肥甘是适者，云集于朝夕之渔翁。有蚶蚝蜆蛤，有章举马甲，海泽百种，先二潮而上者，所至相接踵。紫菜、生蚝品藻定于名流，非疆卞所能攻。四郊之畦圃，有五菜长熟，千蔬而竞秀。三时之芦菔，终岁有蔓菁，春初早韭熟，秋末晚菘接。盖不特桃红而荔白，橙绿及橘黄。夏之石榴茉莉，秋木樨芙蓉。阅千家之亭台，则奇花斗艳，异卉争芳，丽哉泉港！

官驿路断，老桥惊见。净土立石莲花山，梵岩涌泉天湖池。道养伏虎地，蔡襄苦读处。寻旧梦之仙境，翼玉笏于朝天。九峰麓前，摹崖碑刻。笔架山上，暮鼓晨钟。东岳庙里，石雕蟠龙。圭峰之有古城，灵慈之有藻井，前黄之有土楼，涂山之有港市、樟脚之有石居，栖梧之有岵宫。所见于吾泉港之大观者，岂惟止是数耶。

繁昔之风物，信人杰地灵之所钟。山川之气孕富于其物者，亦必储秀于其人。兹滨海之乐土，宜乎出官职以穹窿：圭峰文学士；北洲弼教凤；潜心治学出科联；刚耿辅政王愧两；圣世褒勋朱一龙；聪颖刚毅黄文惠。科第之蝉联，簪缨之杂袭，雅士犹存翰墨遗风。呜呼！春风秋雨，滋山川之秀美；人文而荟萃，携故地以腾兴，伟哉泉港！

时维庚子，令际暑月。新城崛起，盛事纷呈。观泉港之巨变，赞故乡之美景。浮想联翩，感念顿生。怀虔敬而作赋，特登高以吟兴。

有歌唱曰：

听天子传音之曲兮，
谈戴云山川之秀景；
品涂岭秋香之茗兮，

论坝溪泉水之甘清；
探天湖丛林之幽兮，
望屿海旭日之东升；
祈泉港奋发腾飞兮，
展古地美好之前程！

雄鸡曙唱，古地天明。千墟逢时，百废俱兴。畴曩惠北旧衙，
开轩即屯田之亩，今朝泉山新邑，触目尽鳞次高楼。曾几何时偷渡台
岛，开辟荆棘草莽；梯航南洋，经营坐贾行商。继而挈妇将雏，携亲
带戚；噫吁！历险重洋，谁知数百载之辛酸；建功域外，尽显乡亲之
胆魄！悼昔抚今海西港口乘改革春风，已然忝列“两集两散”国家一
类口岸。邑内民康物阜渐臻繁华，君不见城乡规模，内改外拓，气势
恢弘。通衢纵横，树荫花繁。昔时“渔港小村镇”，而今“滨海新港
城”，壮哉泉港！

赞家乡之繁盛，叹厝人敢拚会赢之豪气。小赋临就，一词“水
调歌头”具成：

举世无双港，天下有名城。江山奇秀，风物民俗绍温陵。涨海
声中曾见，各国商船辐凑，岁月更峥嵘。规模已初定，吊塔百林擎。

新政立，扬帆进，踏征程。力行改革，筚路蓝缕细耘耕。创业
浪潮方兴，拼搏再兼诚信，勤奋总先赢。欣遇斯盛世，泉港好名声！

陈光日，泉港区作协会员。

惠风拂过屿乐园（组诗）

/ 陈华发

岛在水中央

一道青虹，卧在水中央
青春的魅力在眼前摇晃
夏天越走越强健
大把大把的阳光为惠屿梳妆
细沙汇成一袭细柔的绸缎
扮倩了半月湾婀娜的腰身

惠屿披青戴绿，依水而坐
一排排条石房子，好如皓齿细牙
轻轻咀嚼着晋福宫的百年风雨
一条条巷道展开蜿蜒天书
细细撰写着惠风拂屿的佳话
一缕缕摇曳的轻纱薄幔，那是炊烟

袅袅守望，点头致意回家的渔船

风吹过，屿乐园的笑容轻风吹过
退役的渔舟在这里颐养天年
含珠宝蚌边上盛开着的花儿
是栖息在梦中的蝶
青螺雕塑上歇脚的蝴蝶
是舒展着叶儿来听涛的花

岛在诗中央

惠屿最温婉的韵脚
被和颜悦色的涛声收藏
城垛式栈道平平仄仄
游子的乡愁从此滋生悠长

海丝泉州，只有这座岛上村庄
孤岛渔村，拥有九百九十九首诗歌
风暴来临的时候
灯塔携手渡轮列成一首朗诵诗
慷慨激昂，黄钟大吕
薄雾飘过的时候

风动石和听涛亭站成一首朦胧诗
温婉可人，莞尔含笑
这个艳阳天，且听渔排低吟浅唱
耕海牧渔，兰陵传芳
多么美妙的田园诗词

和海风一起凭栏，品赏鱼跃沧海
屿乐园在诗意面前
就是这样柔情，在苍茫茫暮色中
她还轻轻牵起海霞的手

岛在心中央

岛上远眺的每一个浪头
都浮着一根闪光的羽毛
在游客的心头反复拨动
拦住浪潮的石墩，苔藓苍老
和世代代坚毅的渔民，共同守护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前世今生

石蛙下阿嬷厝的故事
是一条物产丰饶的河流

流过了风霜流过了悲欢离合
是的，惠屿花了亿年时光守在这里
等我为她抒发一首心歌

四季桂站着，陪我看树缝里的天空
我坐在屿乐园呼唤月光
月光如水，我的岁月如水
掌心浸润着海水给予的温度
给我一杯潮汐酿成的酒
我愿意醉在这里
如果没有酒
我也愿意，醉在这里

陈华发，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文协会员，福建省民间文学交流中心主任、泉州市政府立法咨询专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泉州市作协副主席、泉港区作协主席。著书出版6部，主编出版9部，获中国作家杂志社征文一等奖；电视剧本入选“福建文艺发展基金”扶持项目，荣膺全国“书香之家”。

后 记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泉港自古便以有山有海有溪流独特地理位置，挑起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大梁。北望湄洲湾，南接刺桐港，一艘艘福船跟着郑和的脚步使向大西洋。“岸隔诸藩国，江通百粤舟”之称可谓实至名归！千百年来，这块故土在古越文化、中原文化、妈祖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泉港人文。

浪高更逐潮头立，展翅高飞正当时。泉港这枚沧海遗珠褪去岁月的尘封，历经二十年的建设发展，已由昔日的小乡村成长为今日的现代化石化港口新城。二十年来，在历史长河中无疑是转眼一瞬，但对于泉港区而言，却是一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蜕变历程。这片弹丸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惠北一隅的穷乡僻壤变成了繁华似锦的城市……一个规划科学、配套齐全、产业发达、环境优美、民生和谐的绿色新城在这里拔地而起。

一路艰辛一路歌，一路豪情远蹉跎。回眸泉港建区以来的二十载光阴，我们走过了一段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辉煌的成绩是对过去的说明，灿烂的成就已化为昨日的星辰。勤劳实干、开拓创新的泉港人民紧紧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以拼搏进取的精神、只争朝夕的干劲，书写了开创美好未来的一道道奇迹，绘就了无愧于时代发展的一幅幅美好画卷。

编织绿色泉港梦的鸿篇，路还很漫长，也很艰辛，更有远大的目标正等待着我们去跨越与征服。未来的二十年，更需要四十万泉港人民的凝心聚力。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这总结成绩、谋划新篇的重要时刻，中共泉港区委宣传部、泉港区文联决定编辑一部追思述往的纪念著述《泉之港——作家眼中的泉港》，旨在总结展示泉港建区以来的发展成果，存史鉴今，为后人记录下泉港建区二十年来的一串串光辉足迹。此书历时三个多月，在海内外各位乡贤与各位作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在编撰《泉之港——作家眼中的泉港》的过程中，中共泉港区委梁炳辉书记、区政府颜朝晖区长等领导予以指导与鼓励；中国科学院黄荣辉院士、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陈支平主任两位乡贤，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倾情作序；泉港区各级部门和多位在外乡贤、文学工作者、摄影工作者也给以大力支持。作为闽南文化泉港游学丛书之一，《泉之港——作家眼中的泉港》助推闽南文化的整体宣传保护，获得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泉州市泉港玉川文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慨然支持。值此付梓之际，谨向以上人士及单位致以衷心谢忱。

由于编撰时间紧，工作量大，限于编著者水平，本书错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